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三十六之九

0163670
no. 12



163670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打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六

夏四月己未朔 受朝視事經筵輪對○禮曹啓諸山陵圖局內雜人墳墓因拜掃失火可慮其逼近墳墓令子孫遷葬其隔遠墳墓禁人拜掃從之○庚申御經筵輪對○辛酉御經筵輪對○慶尚道醴泉尚州兩電○壬戌視事輪對○平安道監司馳報三使臣同本國謝恩使副使三月三十日越江到義順館頭目三十櫃子九十○黃州宣慰使替揆制成抑發行○禮曹啓新婦初謁舅姑之日專務誇示車馬僕從爛其盈門盛設酒饌戴持婢僕多至三十餘人夫家亦因支持糜費甚煩貧者至於稱貸其弊不小今後饌品不過五星二部餅二楹三味湯水共計七盤乳母一名侍婢二名奴子不過十名又啓回回之徒衣冠殊異人皆視之以爲非我族類羞與爲婚旣爲我國人民宜從我國衣冠不爲別異則自然爲婚矣且回回大朝會祝頌之禮亦宜停罷皆從之○康津縣人民以城小無水共請移邑 上命敬差官李綦地理人李我與監司節制使同審便利之地李綦等啓古道康任內松界縣舊基山川回抱邑居爲便 上議諸政府諸曹如啓施行○全羅道監司啓典醫監所納鹿茸十對濟生院三十對當初地廣民少糜鹿繁息所貢

各官易得措辦今昇平日久生齒日繁麋鹿稀少數日驅獵未獲一禽妨農病民莫此爲甚况醫司劑藥罕有鹿茸用處請蠲減除弊上命典醫監三十二對內十對惠民局五對濟生院三十一對內五對仍舊其餘盡減之且勿令分定各官使營鎮備納○節日使崔洵還自北京○癸亥御經筵輪對○甲子親傳夏享大祭香祝○司諫院左司諫金汝等上疏曰臣等竊謂舊制各道都觀察使節制使及經歷都事廣選於時散臣僚皆下批而遣之誠良法也今觀察使都節制使處置使經歷都事皆以京官遣之臣等以爲其不可者有三我朝兩府及各司吏員之數本不多矣而上項出使之員二十有五又况不得已遣使中國歲常不絕由是在朝之臣實爲鮮少每於使臣迎送之際朝列不充而有虧於邦國之光其不可者一也觀察使統察一方黜陟臧否任莫重焉節制使處置使專制閫外折衝禦侮其任亦重不可不精選也但以時任選用則賢路不廣或有遺才之嘆其不可者二也各供爾職以成其務設官之意也棄其本職乃治外事以致曠官其不可者三也願今自各道監司節制處置等使皆於時散二品經歷都事六品以上選其賢能下批而遣之則朝列不虛而國有光矣賢路益廣而才不滯矣衆

職畢舉而官不曠矣若以下批爲祿俸之費則諸使之在外久不過周年雖無祿俸可也伏望聖裁施行不允○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馳報楊木荅兀第千戶楊滿皮進告我受聖旨刷還開陽人物若由忽刺温地面入朝則恐為彼人所擄欲由貴國之境入歸請將此意轉聞施行 命下議政府六曹同議僉曰節制使當對以歲甲辰有聖旨招諭汝親兄楊木荅兀及所虜開陽人物赴京若楊木荅兀率所虜人赴朝則聽由我國之境汝則本無聖旨不可從也以此回答送還更嚴防守爲便從之○乙丑御經筵輪對○丙寅遠接使李孟昉馳報今四月初二日昌尹自三使遊覽義州松山般若寺昌盛與崔致雲曰欲往觀金剛山去京幾日程致雲荅云五六月程臣聞此謂致雲曰使臣如更問以道途險阻夏日不可往遊爲對○親傳雲祀祭香祝○丁卯封金氏爲王世子徽嬪 上以遠遊冠絳紗袍御勤政殿率文武群臣遣判府事崔閔德兵曹參判成揜授王世子嬪冊印判敦寧金九德與其子摠制五文詣闕謝恩○世子嬪冊封儀注前期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左右設寶案於 殿下座前近東設冊印案各一於寶案之南冊在北印在南設命服案於殿庭道東樂位之北稍北

西上典樂設樂及舉麾位判司僕陳輿輦及馬通禮門設宗室文武群
官內外位及執事官等位並如納徵儀設使者受命位於殿庭道東俱
北向西上舉冊印案者在南北向西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陳儀仗如
常儀有司陳冊印綵輿於弘禮門外陳嬪儀仗及輦於綵輿之南宗室
文武群官及使者以下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鼓二嚴宗室文武群
官及使者以下皆就門外位有司奉冊函印綬及命服函各置於案上
判通禮跪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近臣及執事
官行禮通贊贊四拜興平身替各供事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
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司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
嚴奉禮郎分引宗室文武群臣入就位又引使者以下立於勤政門外
道東西向鐘聲止判通禮跪啓外辦請陞殿中禁傳嚴爐烟升 殿下
出陞座尚瑞司官奉寶置於 殿下座前如常典儀曰鞠躬四拜興平
身通贊傳贊宗室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奉禮郎引使者以下
入就位典儀曰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以下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傳教
官就 殿下座前承旨由東門出執事者內侍舉冊印案從之人對舉
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使者皆跪傳教官宣

旨曰冊某氏為王世子嬪命卿等展禮宣訖通贊贊搢笏使者皆搢笏

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少退俱西面傳教官取冊函

內侍執事

以案授舉冊案者退

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副使副使受以授舉冊案者舉冊

案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使者之後執事者以印案進立於傳

教官之南傳教官取印綬

內侍執事者以案授舉印案者退

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以授

副使副使受以授舉印案者皆如受冊之儀通贊贊出笏俯伏興四拜

興平身使者皆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傳教官還侍位奉禮郎引使

者出舉冊印案者前行舉命服函者從之由勤政門東偏門出使者隨

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鞠躬四拜興平身宗室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

興平身判通禮就殿階上正中跪啓禮畢俯伏興還侍位通贊唱禮畢

駸下降座入內奉禮郎分引宗室文武群官以次出使者至弘禮門外

取冊函印綬及命服函置于綵輿嬪儀仗及輦前行冊印命服綵輿以

次陳列出光化門使者乘馬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馬以

從○嬪受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

向障以行幃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北上內侍位於使

者之南舉冊案及印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

之東西面又設拜位於門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中門外皆如之惟不設拜位設典內位於中門外主人之南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於

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

南西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閣外近限謹會閣小門使者朝服乘馬至嬪氏大

門外使者下馬掌次者迎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命服及首飾內

廐尉進輦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率其屬布嬪儀仗如

常典謁引使者以下及宮人典內各就位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

東西面立定小頃就拜位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入門而

左持案以下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中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印案者

進當副使前副使受冊印奉案者退復位副使以冊印進授使者退復

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印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印入立

於閣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印於案俯伏與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

於典內之南俱東向北上傳姆贊嬪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

冊印與進立於嬪前南面掌嚴奉首飾及命服與諸應侍衛者次入侍

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四拜司則進掌書前

北面跪受冊印與進嬪前南向跪授嬪嬪跪受以授司閨俯伏與司則

又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又四拜訖掌筵設嬪座於堂中南向司則前請嬪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嬪升座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贊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衛司則前自禮畢嬪降座司閨引嬪入室主人儂使者如納徵儀使者詣闕復命其儀與納徵復命同唯復命辭云奉教冊王世子嬪禮畢○以金學知司諫院事梁活爲司憲掌令南簡成自諒左右正言○謝恩兼進賀使雲城君朴從愚副使同知摠制宋希美等回自北京○戊辰 上未寧停誕日賀禮議政府獻表裏鞍馬各道進賀箋方物○遣內史許得山召讓寧大君禋于利川禋至 上引見便殿賜史記及弓矢命諸宗親饋慰暮還利川○己巳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讓寧大君禋狂悖不道獲罪於君父而自絕于宗社肆我 太宗割其恩愛斷以大義放黜于外禁其出入以杜亂源遂命之曰禋之進退付諸國家且於引見之時若曰其在千歲之後待禋不如今日則禋之進退非 殿下之所得私而禋亦終無得接於輦下明矣頃者 殿下幸東郊召禋見之臣等具疏申請殿下自是不已罔念大義但以私恩今又密召接見于宮掖之內甚有乖於 太宗防微之明訓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伏望 殿下仰遵 太宗之大訓俯從臣民之至情特允臣等之所請願自今不復召見宗社幸甚司憲府上疏曰讓寧大君禔得罪於宗社蓋臣民之所共知而天地之所不容也特以我 太宗保全之仁與我 殿下友愛之篤止黜于外且使之安居安處以享富貴恩至渥也禔則罔念動輒含憤固宜防閑以杜亂漸今乃縱使出入於宮禁親近於左右與他貴戚無異焉臣等深有憾焉臣等以為 殿下愛禔之心雖出於至誠而愛禔之道恐或未至也禔之為人性行狂妄固不可以召見也明矣伏望 殿下嚴立大閑俾禔不得往來以副輿望

上皆不納○庚午太白書見○議政府六曹問安○持平裴權獻納

趙瑞安啓曰 殿下前日接見讓寧大君禔于草次既為不可今又召

見于宮禁且命曰自今連接召見以 殿下友愛之心則至矣然 太宗

雖以父子之情猶且放黜于外且曰予不處斷付諸國家其防微之意

深矣臣等願遵 太宗明訓勿復召見若召見則先使國家知會乃可

上曰頃者既命大臣以召見之意何必每召而諭之○夕議政府使

舍人楊秩六曹使禮曹正郎鄭甲孫問安○辛未宗親駙馬二品以上

問安○壬申司憲府啓曰同知敦寧府事李皎歲在甲辰赴京時濫持

數外之物恣行買賣已失使臣之體今又命爲謝恩使無乃不可乎不
納○癸酉留後司宣慰使平壤府院君趙大臨發行○甲戌議政府六
曹宗親駙馬及二品以上問安 上曰予已平復勿復問安○遣禮曹
佐郎金致明問禮于使臣○遣禮官賜祭于卒刑曹判書鄭津其祭文
曰委質爲臣心旣一於終始報功崇德禮當極於哀榮惟卿稟性貞純
制行溫謹清介以自守廉靜而無華遇我 聖祖之作興遂躋膺仕逮
于 昭考之持守特蒙褒嘉畧予寡躬思繼述其前烈仰惟成憲方圖
任于舊人卿乃揚中歷外夙夜恪慎以至秋部折獄期致無冤以長我
國家庶資於龜鑑云胡殄瘁之亟重予盡傷之懷既今有司而易名茲
遣禮官以致奠於戲命雖關於理數難逃脩短之期恩豈間於幽明宜
布吊恤之典○臺諫進交章極言讓寧不可接見之義不聽○咸吉道
都節制使啓被虜逃來漢人徐士英來言士英原任開原城外五里之
地與從兄張顯讀書鄉學還家時同被童猛哥帖木兒擄掠到阿木河
爲奴使喚張顯比先逃來吉州士英亦不勝艱苦投化而來請送王京
或還原籍命送來于京○乙亥臺省復請闕諫讓寧相接之非 上曰
復無可言之事宜退臺諫以 上體未寧不敢復請○丙子雷雨至暮

不止停世子親迎禮○禮曹判書申商啓曰野人希其賞賚今春來朝者至百有六十餘人衣服資與臣恐難支請使來朝者有疏數之節上曰諸種野人若指揮以上則雖無定數來者不多其餘擇其可朝者上送歲不過百人令邊將以此爲恒○丁丑雨雹大如豆○遣右議政孟思誠贊成權軫迎使臣于碧蹄驛○禮曹啓故南平縣監禹成請依例致賻從之○戊寅 上謂知申事鄭欽之曰予前日中風項強殆今未愈若迎勅則當力疾行之至於下馬翼日等宴似難親行將何以處之其議於星山府院君李稷左議政黃喜以聞欽之往議于其第稷等啓曰 聖體未安固不可勞動宜令王世子代行且使人於使臣之行先告 殿下未寧之由使之知會可也於是遣摠制元閔生往碧蹄驛○己卯使臣昌盛尹鳳白彥八國 上率王世子以下文武群臣幸慕華樓迎勅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城門鐘樓及橋梁皆結綵宮城外結綵棚設雜戲其勅曰勅至 王即選取馬五千匹進來以資國用當酬以直王其體朕至懷故諭又勅曰今遣太監昌盛尹鳳等往賜王及正妃白金線幣等物王其領之故諭國王白銀一千兩紵絲五十匹紗十五匹羅十五匹絨錦五段堯羅絲二十五段綵絹五十匹國妃紵絲

十五匹紗十匹羅十匹絨錦四段兜羅絲十五段綵絹二十五匹禮
畢 上與使臣行私禮使臣等歸大平館 上遣王世子代設下馬
宴○遣知申事鄭欽之贈昌尹白三使臣袂衣各一襲及頭目崔真
等衣各一襲○賤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鴉青匹段紅絹各
一匹○庚辰遣知申事鄭欽之問安于三使臣○上幸大平館設
翌日宴○辛巳使臣白彥見其母于許盤石之家禮賓設宴慰母
及一族○賜彥母女服及米酒盞醬魚肉○昌尹兩使遊觀于興天
寺○遣內官金龍奇饋別膳于三使○壬午王世子宴三使臣○摠制元
閔生知申事鄭欽之承命率火者十二人見于三使臣○昌盛進段子
二匹羅一匹揭子一匹旄牛尾一封尹鳳進織金一匹段子三匹粉色
沙鍾一白彥進織金一匹段子三匹廣絹四匹兜羅絲一匹紫鷲翎一
封畫佛三軸 中宮昌盛進段子一匹紗二匹尹鳳進段子二匹兜羅
絲一匹白彥進段子三匹生廣絹三匹東宮昌盛進段子一匹羅一匹
象毛一封尹鳳進織金一匹白彥進段子三匹生廣絹三匹紫鷲翎一
封○禮曹啟汗蒸僧大禪師天祐乙乳等言汗蒸救病仁政之一事也
歲在癸卯大師僧明昊欲立湯浴之所以救病民上達天聰 上嘉之

即賜家舍命作浴室事未就緒明吳物故僧等意欲繼之以廣緣化年
 前加作浴室汗蒸離病者相繼不絕然貧寒病人非唯難備柴炭至於
 糜粥鹽醬亦未易辦僧雖哀憫供給無門伏望轉聞于上給米五十石
 繇布五十匹則存本取利還納于官永立為實九置米布存本取息以
 為永久之用者謂之實
 以救病人小僧之至願也請從其願給米與布且定醫負一人使之同
 心救療一年相適以為恒式 從之○江原道監司訪問民間弊瘼以
 啓一遺內嶺東各官貢鹽每每一名歲收二十石此輩煮鹽代耕以
 資其生近因沿邊禁松令嚴柴于遠地以致牛馬倒損每年稅鹽未充
 其額人甚病之請減半每年一名毋過十石以便民生一凡貢賦以兩
 耕多少斂之自壬寅癸卯凶荒相仍流移者二千餘戶田地陳荒者萬
 有百七十餘結而各官貢物不減於舊依數上納前日斂於七八戶之
 物今則一家供之賦於五六人之貢今則一人納之終不能支又至流
 移民生何由復蘇請量減貢數以歇民力 上命鹽稅減半貢物限五
 年蠲減○昌盛請銅鑪子牛皮衣籠鍍金銅佛筒竹燈籠尹鳳請鞍子
 二面命皆與之○癸未請三使臣御便殿行茶禮擇處女取都摠制成
 達生判牧事車指南判官鄭孝忠副司直盧從德副司正安復志牧

監直吳個署丞同正崔彌之女等七人執饌婢子十人十人痛哭不輟
○御勤政殿設溫斟宴贈三使臣鞍具馬各一匹○甲申 上以遠遊
冠絳紗柅御勤政殿月臺上幄次率文武羣臣行王世子醮戒禮如儀
王世子具朝服往迎徽嬪是日兩百官具傘行禮 王世子迎至本宮
三日後還入東宮○王世子納嬪儀臨軒醮戒前二日攸司宣攝內外
各供其職前一日有司設 殿下幄坐於勤政殿階上西向其日設
香爐及寶案於 殿下坐前如常設王世子席位於西北南向茶房設
酒罇卓於東序下稍南置盞一於卓上又設饌卓於罇西典樂設樂於
殿庭判司僕陳輿輦及馬並如常儀脯前三刻通禮門設王世子拜位
於殿庭道東近北北向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王世子拜位之南宗室
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監
察位二於東西班後設判通禮典儀位於殿階下東南俱西向北上又
設通贊二人位一於典儀之南少退西向一於西階西南東向忠扈衛
設王世子次於勤政門外道東近北西向通禮門設群官門外位如常
儀鼓初嚴東宮官俱集宮門外各之次皆服其服翊衛司勒所部仗衛
陳設如常儀兵曹勒諸衛陳儀仗於殿庭如常儀宗室文武群官集朝

堂俱就次各服朝服鼓二嚴宗室文武群官俱就門外位左中護贊請
中嚴諸衛之官以次詣閣奉迎右中護負印如式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

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中護白外辦王世子服朝服以出左右

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詣勤政門外就次坐侍衛如常儀判通禮跪啓

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近臣及執事行禮通贊贊

四拜興平身贊各供事典樂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

尚瑞司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奉禮郎分引宗室文武群官入就

位立定鍾聲止判通禮跪啓外辦請陞殿中禁傳嚴爐烟升 殿下出

陞座尚瑞司官奉寶置於 殿下座前如常典儀曰鞠躬四拜興平身

通贊傳贊宗室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僉知通禮引王世子侍

如常式王世子每行入就拜位北面立典儀曰鞠躬四拜興平身通贊

傳贊王世子鞠躬四拜興平身僉知通禮引王世子詣西階升就席西

南面立茶房提舉酌酒於序進詣王世子西南東面立王世子再拜升

席南面跪搯笏受盞提舉又薦饌卓於席前王世子祭酒興降席西南

面跪啐酒授提舉虛盞王世子出笏俯伏興再拜提舉徹薦僉知通禮

引王世子進當 殿下座前東面跪 殿下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

事勗率以敬王世子曰臣某謹奉教旨俯伏興遂鞠躬四拜興平身僉
知通禮引王世子降自西階出門初王世子將出典儀曰鞠躬四拜興
平身宗室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判通禮就殿庭正中跪啓禮
畢俯伏興還待位通贊唱禮畢 殿下降座入內奉禮郎分引宗室文
武群官以次出○親迎儀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嬪氏大門之
外道西南向設侍衛宮官次於王世子次西南東向北上其日晡前三
刻司僕進輦於光化門外近東翊衛司勒所部仗儀陳設如常王世子
既受命出勤政門外右中護負印前導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王
世子出光化門外王世子乘輦陪乘宮官上馬訖王世子輦動文武群
官皆乘馬如常遂適嬪第執燭馬前侍從如常王世子輦至嬪氏大門
外次前左中護進當輦前跪請降輦俯伏興還待位王世子降輦之次
輦將至主人告于祠堂醮禮如朱子家禮嬪服命服及首飾立於東房
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立於堂中近西南向設王世子奠鴈位於堂中
北向主人公服出大門之內西面儼者公服立於主人之左北向左中
護前跪請就位俯伏興還待位王世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衛如常
儼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中護承傳進跪自如常王世子

曰以茲初昏某奉教承命左中護俯伏興傳於儻者入告主人曰某謹
敬具以須儻者出傳於左中護自如初儻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
面再拜左中護前跪請荅拜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荅拜主人揖王世
子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中護進東南奉授王世子既執鴈進入侍衛
者量人侍從及中門主人讓曰請王世子入王世子曰某不敢先主人
又曰固請王世子入王世子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王世子從入王
世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中門主人揖入內雷將曲揖當階揖王
世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王世子升王世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
請王世子升王世子曰某固敢辭主人又曰終請王世子升王世子又
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王世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階上西向王世子升
自西階就位北向跪奠鴈俯伏興再拜主人不荅拜王世子降出主人
不降送內廡尉進輦於中門外傳姆導嬪司則前引出於母左傳母在
右保母在左執燭及侍從如式父少進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若筭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
夙夜無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
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嬪既出中門至輦後王世子舉簾以俟姆辭

曰未教不足與為禮嬪升輦姆加景

儀禮經傳通解云景明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無塵令

明也王世子出大門升輦還宮侍衛如來儀嬪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

送嬪以嬪從○同牢儀其日司閨設嬪次於東閣內道東南向掌筵鋪

褥席將夕司閨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王世子之席東廂西向嬪西廂東

向席間量容牢饌典膳者設酒罇卓於正中稍南置兩盞盃於卓上王

世子輦至侍臣下馬所權停文武官皆下馬輦至光化門東偏門左

中護進當輦前跪請降輦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降輦入俟於內殿門

外之東西面侍衛如常儀中護以下皆退嬪至宮門仗儀停於門外近

侍者從如常入至左閣外司則進當輦前請嬪降輦掌筵前後執燭如

常儀嬪降輦就次正飾司閨引嬪詣內殿門外之西東面王世子揖嬪以

入司閨前升自西階嬪後升執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王世子揖嬪即席

西向立嬪即席東向立司則前跪請再拜嬪再拜王世子荅再拜揖嬪

就坐司饌進詣階間北面跪請具牢饌興司饌率其屬升奉饌卓入設

於王世子及嬪座前司饌二人詣酒卓以盞酌酒一人進授于王世子

一人進授于嬪王世子及嬪俱受盞祭酒司饌各進饌俱飲司則俱進

授虛盞置於卓司饌又俱以盞酌酒再酌王世子及嬪俱受盞俱飲司

則進受虛盞置於卓三酌用盞如再酌禮司饌北面跪自宰饌畢司饌
徹饌卓司則前跪請邸下入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入於東房釋朝服
司則請嬪入幃幄王世子及嬪俱入室膳餽王世子之饌御餽嬪之饌
○嬪朝見儀其日書漏上水一刻有司設殿下座於內殿東壁西向
中宮座於西壁東向尚食設醴罇卓於東壁下稍南置盞一於卓上又
設饌卓於罇北其日嬪夙興司則跪請嬪內嚴質明諸衛帥其屬陳布
儀仗如常儀內院尉進輦於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白外辦嬪服命
服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輦侍衛如常至降輦所司閨贊嬪降輦司
閨引嬪入仗衛停於閣外侍從如常嬪至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近
侍啓請中嚴尚儀啓請中宮內嚴嬪既至寢門近臣跪啓外辦殿下
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陞座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啓中宮外辦中
宮翟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中宮出陞座侍從如常司賓引嬪
入立於階下北面司饌一人奉棗栗盤一人奉股脩盤以從司則贊四拜
嬪四拜司饌以棗栗盤授嬪嬪受司賓引嬪升自西階進殿下座
前東面立尚食奉卓置於殿下座前嬪跪奠盤於卓上殿下撫之
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嬪降復位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賓引嬪詣西

階下北面立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贊以殿脩盤授嬪嬪受司賓引嬪
升進 中宮座前西面立尚食奉卓置於 中宮座前嬪跪奠盤於卓上
中宮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嬪降復位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
設設嬪席於 中宮座之東北南向司賓引嬪詣西階升就席西南面
立尚食以盞酌醴進詣嬪西南東面立嬪再拜升席南面跪受盞尚食
薦饌卓於席前嬪祭醴興降席西南面跪啐醴授尚食虛盞嬪俯伏
興再拜尚食徹薦司賓引嬪降自西階出閣升輦還宮侍從如來儀○
賜尹鳳弟護軍重富內廐馬一匹○遣元閔生贈長中刀子于三使仍
見火者十二人使臣擇取十人○乙酉 上率百官拜謝息表賜謝恩
使同知揔制李皎衣服笠靴其表曰使華鼎至昭示懷柔聖澤渙施采
增感激撫躬自慶銘骨何忘伏念臣猥以庸材邈居荒服欣逢熙運願
無補於絲毫誕降明綸屢加恩於筐篚綵幣爛雲霞之紛郁花銀積日
星之晶瑩矧至臣妻亦霑睿渥殊榮若此前古所稀茲蓋伏遇量擴包
容德敦涵育稽柔遠於虞史體施仁於軻書遂令尋資獲蒙寵錫臣謹
當益虔候度庶同金石之堅恒祝皇齡願獻乾坤之以方物表曰天眷
實深特蒙殊渥土宜雖薄聊表謝儀謹備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五

十匹絛麻燕織布二十匹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二十
張松子人參各二百餘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寡
豈足充依庭之實祇以效獻芹之誠○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三使○
丙戌請三使臣御使殿行茶禮更選處女昌白兩使還館尹鳳歸于第
尹重富家良久留連還詣闕謝賜重富馬 上迎入行茶禮贈貂裘及
韃箠具弓矢分賜貂皮六十領于隨來頭目張勇尹壽尹順○上曰進
獻處女入接家舍修理諸事予若不親自點檢則各司官吏必不用意
以致遲緩今後知申事與知敦寧安壽山摠制元閔生內官金龍奇每
日檢察○黃海道敬差官啓臣與相地官李揚達同審永康鎮城基前
日曹備衡擇定之基雖曰縣之中央北有低峯東有圓峯西有突峯三
峯臨壓不宜邑居今臣擇占蛇川北至海州境二十五里南至登山串
四十里東至海州境八里明堂曠平山勢盤旋叢兵四通之地也城之
南長川挾流至西門之外與潮水合且城內水泉源深可以建邑城基
周回三千六十尺下議政府六曹議之僉曰可從之○丁亥三使臣登
木覓觀望○五月戊子朔謁 獻陵近端午也○昌盛求熟獐皮三十
張命與之○傳旨十四歲以上處女許婚○處女韓氏永石之季女

也長女選入 太宗皇帝宮及 帝崩殉焉昌盛尹鳳又奏季女貌美
故來採之及有疾兄確饋藥韓氏不服曰賣一妹富貴已極何用藥爲
以刀裂其寢席盡散藏獲家財於親戚寢席將嫁時所備也○己丑視
事○遣內官李貴饋青橘于三使贈昌盛鏢子鐵甲一領頭口一○宗
親宴使臣○刑曹啓公州囚金守歐繼母律該斬從之○兵曹啓義禁
府都府外一千名一歲去官者十二軍器監別軍一千名一歲去官者
八多寡不均別軍亦依都府外例十二人去官以爲定式從之○庚寅
司憲府啓遣監察周遂搜檢謝恩使行次于義州○臺諫交章曰臣等
於前日以讓寧大君禔勿復召見事累疏申請未蒙允俞不勝感憤敢
瀆天威臣等竊謂禔之罪惡 宗社所不宥非 殿下所得而私也安
有召見復待之理乎此臣所以期於得請而不容已也伏望 殿下俯
採前疏以大義申嚴禁防勿復召見以杜亂源 上曰予前日已極言
之夫復何言持平裴權正言成自諒等入啓曰臣等亦無更啓之言但
願遵 太宗之明訓而已此臣等所以期於蒙允後已也○三使登鍾
樓觀石戰戲○禮曹啓今當仲夏雨澤未洽將來可慮請依前例修溝
壑爭阡陌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等事申明舉行從之○辛卯召

還平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以其女中處女之選也○以曹備衡爲都
摠制平安道都節制使○三使臣登鍾樓觀石戰戲終日乃罷遣左代
言金孟誠摠制元閔生設慰宴○遣內官李貴饋別膳及彈弓各一于
三使○命還給金寧職牒○昌盛求帳幄命與之○臺諫交章曰刑曹
參判申槩以法官右議政孟思誠以首相於讓寧召見之際不曾出一
言諫止又於今月初二日朝啓臺諫極陳召見讓寧之不可而槩與思
誠又無一言及之臣等劾問其由槩答以讓寧出入宮禁之事專不聽
聞又因衰老癡拙素無風節故未能諫止然極諫之臣世所稀有思誠
答以前日曾以讓寧不宜召見陳啓未蒙允俞與臺諫一時諫諍意非
大臣體二人修飾答通皆非大臣之意請收槩職牒窮問其情思誠亦
按律施行以戒後來不報○壬辰遣知申事鄭欽之贈三使夏衣各一
襲摺扇各四圓扇各三及頭目三十人摺扇各二○臺諫闔司詣闕請
讓寧大君勿復召見不允○請三使御慶會樓設宴仍出見王子三王
世子及宗親駙馬以次行酒申時罷宴○命右議政孟思誠就職思誠
詣闕啓曰首相百官之長人不得兩間之然後可謂能盡其職矣臣當
初除授之日欲以年老氣衰辭之只畏睿鑑不敢請焉今者臺諫交章

論請難以就職不允○癸巳日暈○受朝視事輪對○白彥以父墳拜掃往水原昌盛送于漢江命贊成權軫戶曹判書安純左代言金益誠慰送於漢江樓○尹鳳往其弟重富之第遣內史李貴饋酒肉仍命摠制元閔生知申事鄭欽之往問王世子朝見日期及 皇帝九月南幸與否鳳荅曰 皇帝九月南幸之言非真實也王世子朝見事我等還京後通其日期然大略則來正朝乃可夫正朝天下曾同之時此時乃好○臺諫詣闕固請讓寧大君勿令出入宮禁不允於是臺省闔司固請辭職亦不允○昌盛請鍍金佛頂子及金翅鳥命與之○甲午視事○大司憲崔士康掌令安崇善持平崔虎生等辭職曰臣等竊謂憲司人主耳目彈糾百官其任至重臣等俱以不才承乏備員無絲毫補助遭申訴輒蒙明斷仍命就職恩至渥也然臣等庸疎處事失當未能鎮服人心懷慚茹愧覲面就職誠所不能伏望 殿下罷臣等之職代以賢良以重風憲之任 上曰卿等之意予已悉知毋避嫌就職○議政府宴使臣○全羅道監司據濟州牧呈啓義倉所儲口食種子不敷請以軍資陳穀爲口食義倉新穀爲種子以救民 從之○司憲府啓今還給尹得洪職牒夫得洪前爲全羅道水軍處置使以其私將捕倭無

功者冒稱有功欺罔天聰只收職牒固已罰輕且曾爲京畿左道僉節制使時以船軍不當受職者妄稱都目當次將非船軍者稱爲船軍啓聞受職前後所犯罪當重論然以赦前未得追論足矣豈可還其官爵請依前例收其職牒置之水軍防禦要害處待其有功方許還給上曰昔漢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文吏論請賞遂不行馮唐言之文帝感悟以賞魏尚得洪不受捕倭之功足矣何可深論遂不允○刑曹啓靈巖囚婢古寶與奸夫謀殺元夫律該凌遲從之○傳旨刑曹犯罪屬公李彬妻奴婢並皆還給因尹鳳請也○乙未徽嬪朝見兩宮○臺諫進交章曰竊聞燎原之火始于一星滔天之流起於涓滴爲天下國家者可不謹杜漸之戒乎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思患預防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庸戶古昔聖人垂戒之義深且遠矣讓寧大君禔不忠不孝得罪於君父義絕于宗杜肆我太宗恭定大王斷以大義上告宗廟下諭臣民廢黜于外嚴立禁防絕其往來且命之曰自予千歲之後禔不得往來于京其防微慮後之旨深切著明矣 殿下不此之念或邀見於近郊或召見於宮禁此臣等所
以不勝憤抑累疏申請而不已者也 殿下但少私恩不賜俞音其奈 太宗遺教

何其奈生聖明訓何其奈臣僚憤切之意何其奈從諫弗拂之義何伏望以宗社
爲計以繼述爲心廓揮明斷勿復召見益嚴大閑以永我朝鮮億萬年
無疆之休不報○丙申日暈○傳旨收正尹茂生福生職牒茂生白川
付處福生原州付處元尹義生俾居江華命義禁府當直官杖妓紫洞
仙間雪梅竹間梅藥堦春新白丁女寶金各九十妓梅捐月八十皆還
其官定苦役寶金於禮賓寺定役初茂生奸紫洞仙間雪梅竹間梅福
生奸藥堦春寶金於太宗國忌會此倡優歌舞飲酒藥堦春竹間梅
孝寧大君補曾私者寶金誼城君宏曾私者間雪梅奉寧君之子所私
者也義生先以梅捐月爲妾使媒上項妓輩導行淫亂上深惡之乃
有比命義生茂生福生皆恭靖王宮妾之子也○丁酉遣同知摠制
宋希美賫宣醞慰白彦于水原○白彦爲其母以生絹一匹求買棺槨
板於京畿監司監司以聞上命歸厚所造棺槨着漆與之○戊戌大
司憲崔士康右司諫金汝等闔司進請讓寧大君禋勿復召見不允左
議政黃喜贊成權軫吏曹判書許櫛禮曹判書申商兵曹判書黃象刑
曹參判申際工曹參判李歲戶曹參議韓有紋等啓曰殿下待禋之
心實與大舜之處象無異以臣等淺見何暇諫爭然臣等以爲但當厚

以待之不可密邇誠如臺諫所言伏望 殿下俯從臺諫之請不允臺
諫又上疏曰將讓寧大君禋勿復召見事累次交章極諫猶未蒙允憤
切鬱抑敢以至情更瀆天聰不勝隕越臣等竊伏惟念事合於義則臣
子之所當言言順乎理則君上之所以從此臣等所以昧死上言而不
能已也惟我 太宗恭定大王昭明之訓炳如日星是誠 殿下遵守
而勿違也是以政府諸曹亦皆申請而不賜俞音至使臣等今日之言
命勿復啓臣等反復思之未知其然也是何不念 太宗之遺訓而又
拂臣僚之請乎伏望 殿下上遵 太宗之教俯採臣等之言割恩明
斷更勿接見以杜亂萌若以臣等之言爲不可治臣之罪不勝幸甚
上曰予更思之○大護軍李慕上書曰臣慕近日承命往康津相邑城
可築處因見金羅元帥府在道康古縣竊念盛朝爲沿邊備不虞可謂
至矣而長興康津海珍三邑邊於海而隣於內廂觀其勢爲可恃求其
形則未然而今內廂四方道途隘險騎不得並驅步不得隊行艱於出入
倘有倭寇乘間突入剽掠三邑臣恐元戎之師雖銳難以並驅齊進豈
能乘機制敵隣境尚爾况懸隔郡邑乎方今聖恩廣被海寇屏息罔敢
侵掠繇是邊鄙無虞民不知戰安於耕鑿老稚熙熙實吾東方古所未

有之盛治也雖然治思亂安思危備邊之策安可一日而不講固當無事之際預留聖意也謹以管見條陳新舊官營之便否伏惟聖裁垂察焉臣目覩光州舊營形勢之勝水泉之利土地之腴草木之饒宜搃戎之軍門且南州之正中道途均平實防禦之要衝此舊營之爲便一也軍政戰馬爲先舊營城外四方平衍大川縈回無虎豹之害盜賊之虞牧養之利莫舊營若也此其爲便者二也舊營城之畔平原腴腴土膏地肥縱遇元早有灌溉之利無凶荒之歉致力耕耘糧餉之資未必無補此舊營之爲便者三也此三者特其大槩耳其他便利不可徧舉今道康內廂則不然寄於窮谷壓於峻嶺登高俯瞰則虛實易知而弩矢可及此其未便者一也今內廂之西連海珍接靈巖山路險阨僅容旋馬東至長興路出砮崖馬不並驅者二十許里北有崇岡人馬罔敢攀緣南迤康津路若羊腸如有警急興師動衆倉卒難以赴敵此其未便者二也山陔谿谷之間四無牧養之原由是戰馬伏櫪日羸此其未便者三也元師之府邈處南陬康津甚邇而長興次之海珍靈巖又次之由長興而東之光陽之順天則數宿而達由靈巖而西航巨川逾峻阪至高敞扶安則三四日之程北至鎮浦之邊龍安沃溝則終五日而達

若有警急其不及期而禦之必矣此其不便者四也內廂軍務煩劇之處西北退郡之吏齎糧帶牒奔走於斯者追四五月而達焉不惟吏人之勞軍情由是而稽緩守令因茲而見責此其不便者五也今內廂從軍之士多舊營近地人也當番更代雖盛暑隆寒冒霧雨衝風雪顛於崎嶇困於泥淖人馬之困誠可愍也且新營附近傳郵蕭條而處置節制水陸兩使邊警告報軍事發馬不勝其勞亦可矜哀此其不便者六也海寇萬一以詭謀示形於鎮浦等處徐圖侵犯逗遛不進候我撻戎之師纔達其境賊以騎兵夜回快船突入道康臣恐撻戎未即還旆守城孤卒勢弱力竭卒難免禍若然則城中所有兵器糧儲爲賊所資悔將無及此其未便者七也新舊營之便否蓋如此且小臣近日承命馳驛纔入礪山路人皆曰敬差委來必內廂事也及到康津愚忝戰卒咸曰此必內廂移設事也其望還舊營愈又愈切如是但舊營在光州之境光州厭內廂最深嘗報監司毀其廨舍與隣邑分其材瓦唯石城樓觀完然如昨若移永康築城之力營廨舍於舊址用力易而成功速臣竊惟事有可言不知而不言歸於不智而已知而不言不忠莫大焉爰陳卑拙仰瀆聖聰伏望特垂俞音俾內廂還于舊營以增軍士之氣以

順一道民情以道康之城作康津之鎮移康津築城之力構廨舍於舊營有因舊貫之美而弭築城之役嚴改守之備而銷未形之患矣伏惟殿下憐臣拙謀採臣備邊管見之策軍民幸甚國家幸甚○昌盛求豹皮四領狐皮十領命與之○遣判司譯院事金乙賢管押初運易換雜色馬六百匹赴遼東都司其咨曰宣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欽差太監昌盛尹鳳等官賫捧勅諭到國節該王即選取馬五千匹進來以資國用欽此今已先辦到雜色馬六百匹第作初運差陪臣金乙賢管押前赴遼東都司交割外合行移咨請照驗轉達施行仍希交收公文回示○己亥大司憲崔士康左司諫金汝等闔司進啓曰臣等前日進交章請讓寧大君勿復召見事傳曰更思之故臣等更進上曰前日既曰更思之此非急事何急急如此乎士康等曰臣等前日於平時則交章累請於朝啓則以言啓達者非一二而今則又教曰更思之此事義所當聽非可否商量之事故臣等敢請上曰予反復思之子意與爾等之意不合難可聽受士康等曰前日則命之曰更思之臣等意謂回天喜而退去今則又命曰予意與爾意不合難可聽受如是則不聽臣等之言審矣然此事雖臣等之言在義所當則不可不聽况有太宗之

明訓其可不從乎以如此之事而未蒙俞允是臣等之誠未至也請罷
臣等改授賢良則必有至誠極諫以回天意者矣 上終不允日暮乃
退○徽嬪還于本宮○昌盛請銀粧單刀子五副 上命造給除銀粧
○庚子自彥來自水原命贊成權軫工曹參判李蕘左代言金孟誠往
迎於漢江樓宴慰之○親傳齊陵望祭香祝○賜李彬妻米豆鹽醬從
尹鳳之請也○辛丑視事○自彥詣闕迎入勤政殿行茶禮○親傳望
祭香祝○臺諫詣殿庭請讓寧大君禋勿復召見不允大司憲崔士康
右司諫金涉等闔司辭職曰讓寧大君禋狂悖失度罪盈惡積惟我
太宗以父子至情猶不得私而告 宗廟論臣民割恩放黜敦禁出入
絕人往來其爲宗社萬世之計至明且深今我 殿下不遵 太宗之
志不謹杜漸之戒至再接見臣等不勝感憤累疏力請未蒙賜允實由
臣等識度暗淺誠不動天敢居言官以累聖朝心實有愧請罷臣等職
事 上曰卿等之意予已悉知毋復更煩其就職士康涉等曰 殿下
之命安敢不從然臣等職在言官將國家重事累疏申請未能回天以
何面目復就其職古人有言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等難以就
職 上曰不可如此士康再三固辭亦不允○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

三使○以尹重富爲大護軍○傳旨京畿都事曰種子農糧以軍資米
豆雜穀趁時分給○差知司譯院事趙忠佐管押二運易換雜色馬六
百匹赴遼東○壬寅臺諫交章曰近以讓寧大君禋之事累疏以聞未
蒙聖允臣等恐不稱職上書辭免乃命復仕臣等辭不獲已僴勉就職
時復思之不容舍嘿仰冒天威不勝戰兢臣等竊謂自古私愛之情屈
於宗社之計者蓋義重於泰山而私恩不能掩也提之爲人得罪君父
而義絕 宗社不可以宗戚待之况狂悖不道反復難信雖斯須之頃
亦不可接見於左右也伏望 殿下敬遵 太宗明訓勿復召見以慰
臣民之望不勝幸甚啓留獻納趙瑞安持平崔虎生等啓此事關係
宗社 殿下終不可不允 上不允○樂學別坐奉常判官朴堧進新
製石磬一架十二枚初以中朝黃鐘之磬爲主三分損益作十二律管
兼以竈津所產柘黍校正之取南陽石作之聲律乃諧遂作宗廟朝會
之樂○癸卯月食○視事○臺諫闔司詣闕請免前疏不允○開城留
後司啓本司請依平壤府例置土官下政府六曹議之黃喜等議近京
之地設立土官擬於京官未便事遂寢○甲辰御經筵○使臣昌盛白
彥以遊賞金剛山向江原道以漢城府尹盧閑爲接伴使尹鳳送于興

仁門外 上亦命左議政黃喜戶曹判書安純左代言金孟誠餞之○
臺諫閩司詣闕請允前疏 上命勿復啓達臺省乃退○乙巳尹鳳詣
闕謝弟重富拜大護軍 上迎入慶會樓設宴贈細交綺二匹○賜酒
肉于讓寧大君○傳旨各道監司前日下旨白狐皮不得則不必強求
以前定之數給價廣求且預知會各官待秋無弊捕獲以進蓋欲進獻
也○差僉知司譯院事李讌管押三運易換雜色馬六百匹赴遼東○
丙午視事經筵○遣摠制李澄石賫宣醞慰昌白兩使於金剛山○命
司齋所日送牛酪于星山府院君李稷○禮曹啓不雨已久將來可慮
請依古制擇吉祈雨從之○黃海道監司啓今年兩麥或不立苗幸有
立苗枯槁不實來年種子可慮也今丁未年兩倉先納真麥除上納納
于其官以備種子從之○司憲府啓朝啓所以延訪群臣講論治道判
府事韓長壽補上安民之事則不啓以私愛儉小無能如尹仁富崔濕
李山之輩繆綢遷達有違外戚大臣之義請科罪不允○傳旨戶曹各
道守令托以官屯田作弊於民者有之令監司嚴加糾舉○兵曹舉各
品陳言可行條啓平安道館驛朝廷及本朝使客往來迎送倍於他道
驛戶凋殘請以補充軍及革去寺社奴子准三丁爲一戶分其驛之殘

盛加定助役六七戶寺社奴子稱轉運奴補充軍稱館夫其口分田以立役各官旁近軍資田給之兩耕以流亡絕戶人及近處公田給之且助役補充軍內如有能立馬者於其道士官衛領之職差充褒賞各站吏入居人內有閑散者並皆存恤除他差役以助館役從之○丁未御經筵輪對○漢平府院君趙洵驪川府院君閔汝翼礪山府院君宋居信等亦上疏言讓寧大君出入宮禁之不可不允○命戶曹卒宜城君南閻科田以妻守信田還折給○禮曹啓有旱氣各道令擇吉祈雨從之○戊申受朝視事刑曹啓全羅道突山千戶河興與其族弟前延安府使河之屯欲同往白也島田獵乘夜泛海船軍溺死者十八人律該誤殺絞以公罪遞減當贖杖八十 上曰河興因公田獵則如此按律可矣若為族親不候風變乘夜發船敢行田獵以致敗船溺死軍人則實為故犯以誤殺之律當之無奈不可乎刑曹判書徐選對曰河興納招皆以因公田獵言之故以此當之贊成權軫吏曹判書許稠等曰因公則必報監司若不報而潛與之屯乘夜發船則非公也於是命改照律河興當絞之屯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命各減一等○輪對經筵○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權軫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安

純禮曹判書申商工曹判書成達生兵曹判書黃象刑曹判書徐選刑
 曹參判申際戶曹參判韓尚德兵曹參判成揜禮曹參判柳頴吏曹參
 判沈道源等上疏曰臣等竊惟讓寧大君禔得罪 祖宗君父我 太
 宗雖以父子至情不得而私上告天子下諭國人廢黜于外惟命曰付
 之於國又曰及我身後不得往來于京聖訓昭昭國人所共聞見今
 殿下不念 太宗之教野次引見已為不可又召見宮禁國人莫不駭
 愕臺諫上疏廷爭數月不已臣等啟達亦至再三而 殿下但以友愛
 至情不即俞允其於宗社大計 太宗遺訓何伏望 殿下勉從臺諫
 之請以慰臣民之望留中不下○命禁中外用酒因旱也○命給水原
 府官奴婢十戶白彥以水原本鄉請加官號官誦本高故以奴婢塞請
 ○昌盛白彥至金剛山宿表訓寺登山望海遊覽諸寺留三日供佛飯
 僧○己酉贊成權軫刑曹判書徐選等啟曰政府六曹會于議政府意
 欲咸進但恐煩瀆遣臣等請允昨日上疏 上曰大臣與他人異豈不
 知予之聽不聽乎卿等雖曰不可予不從之軫選曰臣等每於朝啟與
 常時啓達知 殿下不允之意然此事關係至重必蒙允而後已請勅
 從臺諫之言 上曰予豈不從大臣之請然 太宗命趙未生李明德

元肅曰讓寧在悖終不改焉則賜死可也此則太宗遺訓明矣其曰予之身後不入于京者太宗燕居之時偶爾之語不可謂之遺訓是以其時太宗見讓寧狂妄不似前日或召見于京或率以講武使我朝夕得見况於近來讓寧無不是之行太宗若在豈不使我相見哉予於近者久不相見兄弟之情豈無相戀是用召見予之初心豈以是爲足哉蓋欲源源而見之第以大臣臺諫止之不得徑情自今當不數見雖我召見必先使卿等知之軫選曰殿下以爲當不數見至於召見之時必先使臣等知之此前日未聞之教也心喜而退臺諫伏閣復請兄前疏上以教政府之言答之左司諫金涉等對曰今聞上教乃知聖心稍悟臣實喜焉然自古人君愛一頓一笑太宗之言豈出於偶然也伏望一從明訓永不召見上曰無復可言之事汝等曰上意既如此其切至臣等亦退而商量焉○白彥請鞍子二面昌成請三面命皆與之○慶尚道採訪別監白環進固城所產白土煮取碌礮十五觔○差知司諫院事張若壽管押四運易換雜色馬六百匹赴遼東○庚戌輪對○慶尚道採訪別監白環啓自二月至四月役軍人百名採銅二百三觔請限五月役之至六七月停役以休匠人又有八月始

從從之○辛亥禱雨于北郊○壬子日暈○視事輪對○上憂旱輟酒
命午鼓人定罷漏撞鐘勿擊鼓○癸丑輪對經筵○韓朶里金希周來
獻土宜回賜絲布仍賜衣服笠靴○差前知司諱院事金希福管押五
運易換馬六百匹赴遼東○沉虎頭于漢江楊津祈雨○刑曹啓靈山
曰吾乙未強盜律該斬之從○甲寅昌盛白彥回自金剛山尹鳳迎於
興仁門外 上亦遣贊成權軫兵曹判書黃象左代言金孟誠等設宴
慰之○全羅道監司啓道內泰仁蚕室監考前副司正朴淨勤謹養蚕
生繭至於百二十餘石叙用勸後從之○乙卯 上幸太平館設宴申
時還宮○司憲府大司憲崔士康等上疏曰惟我 聖上敬天勤民日
新又新弭災之策靡不舉行宜無可言之事然比年以來水旱相仍未
穀不稔民或艱食今當盛夏元陽不雨西成之望亦未可期誠爲痛慮
臣等俱以不才謬蒙 上知濫居風憲究思致災之由未知所以寢興
不寧臣等竊謂爲政之道莫大於弭天災弭災之要莫貴乎和人心人
事感於下則天道應於上此必然之理也今之召旱之災亦安知人心
不和而致然歟臣等謹以和人心一二之條謹錄如左伏望 殿下勿
謂煩瑣採擇施行治道幸甚一守令以六考爲期者所以久其任而責

其功也然今之典州郡者果皆循良則撫字有道而民受其福矣苟非其人而僥倖免貶以延歲月則民之受害詎可勝言又以人情論之倚間而望子感時而思歸者人心之所固有而不容已也至使子女昏嫁失時其他未協於人情者亦不可勝記是以我 聖祖昭考灼知其由定爲三考之法行之已久 殿下一遵 祖宗成法以便人望一京官箇月似爲良法然非如守令遞任往來之弊又無以任責效之事而徒使官制隘塞窳闕鮮少及乎守令考滿當遷無箇月之司獨自數遞更相迭出所掌之事反或失漏由茲以觀彼雖重而此則甚輕誠爲未便且今受教反庫後未滿一年而遞者依前等反庫准給解由然則雖錢穀之司不必三年然後遞也乞依 祖宗舊章申明十五箇月之法以副衆心一二番頒祿移於七月者只因守令遞代未便於夏月也然六月之間舊穀已盡新穀未登正桂玉之時也朝士尚且艱甚至於侍衛軍士各領隊卒計本寒甚專仰祿俸家無斗升之儲負逋無窮未堪其苦乞依舊制六月頒祿以霽仁恩一弛力救荒載在周禮乞依古制當此旱災公私不急營繕一皆停罷一政有可更者有不可更者可更者一時之弊法不可更者 祖宗之成憲近年朝臣獻議者往往徒以偏

見朝更夕變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利未一二而害已什百是以奉行者
眩於施爲罔知所守此方今之巨弊蓋法雖至貴而必有小疵因其小
疵而革其美法此臣等之所未知也至若差四品於牧府之法非興滯
補弊而設也則亦未知其可乎否也惟我 太宗厭古准今立法創制
著在六典炳如日星正當持守之時誠宜遵守而不可變更也伏望非
有大害於國於民之事堅守勿改以從民志 上曰所論皆不切天之
不雨豈以此歟○丙辰視事輪對○禱雨于杜稷又聚童子於廣延樓
下聚僧徒於興天寺聚巫女於興仁門外禱雨○兵曹舉各品陳言可
行之條啓船軍錄用之法京畿黃海全羅平安慶尚左道則正軍奉足
各考箇月授職忠清慶尚右道則唯計正軍箇月奉足不與焉江原咸
吉道則正軍並用奉足箇月授職一般船軍錄用不同未便且正軍奉
足均是平民相遞立番其勞亦等請各道船軍依京畿黃海全羅平安
等道例正軍奉足一體錄用命下政府六曹議之皆曰可依所啓父子
爲正軍奉足則箇月通計錄用爲便從之○丁巳司憲持平裴權欲進
啓本諳代言司立於門外使陪吏入告良以而後代言司掾吏元德生
出傳告入來權怒叱德生曰爾來何遲暮被召又請代言司門外代言

司使令出傳告入來權不入椽吏乃出權怒叱如前知申事鄭欽之等
啓曰前例臺諫負若進封章或闔司詣闕啓事則代言出門外接對其
餘啓本及獨來啓事承傳等事則代言在本坐廳事接對今日持平裴
權朝則進啓本而來暮則承命召而至不顧前例不入廳事反叱椽吏
而後入焉本司職掌出納所係匪輕其陵蔑如此不可不達 上召權
傳教曰前例所無之事何至於爾而詭異如是勿復爾也○差僉知司
譯院事許原祥管押六運易換馬六百匹赴遼東○六月戊午朔不雨
○掌令梁活詣代言司門外庭使吏入告右代言金赭起立曰汝自掌
令來活曰予有啓達事不敢入廳事赭曰自古臺諫上疏及闔司詣闕
外其餘獨來啓達之事進本司廳事入啓例也以此相持往復數四活
猶不入於是知申事鄭欽之以聞 上今內官崔濕進活傳教曰爾等
何與代言司相詰歟無奈不祥乎一依舊例無更如此活聞命乃退憲
司劾問左副代言許誠以與持平裴權傳言椽吏姓名來往節次及掌
啓代言職名誠將憲司劾簡啓曰臣欲避嫌歸家 上曰毋避嫌以荅
鄭欽之等啓曰雖常負若被所司劾問出仕以荅不可也況代言職掌
出納其任匪輕安可出仕以荅且此事實完議爲之臣等亦欲避嫌待

問 上曰不可避嫌毋答仍仕於是命台裴權曰此事無關係且予既
諭爾等何不更啓遽爾劾代言也勿復如是○己未 上稍未寧使元
閱生問藥於頭目醫人王賢仍賜苧麻布各三匹○司憲府大司憲崔
士康等上疏曰前月晦持平裴權請闕立於代言司門外良久然後掾
吏傳說入來權憎其稽緩問吏姓名又承召詣闕掾吏又不親來使使
令傳說入來權甚惡無禮又問吏姓名非有他意也左副代言許誠承
命教權曰前例所無之事何至於爾而詭異乃爾今後毋得如此此乃
代言等巧飾掩過不以實啓也掌令臣梁活欲具啓曲直詣闕立庭代
言不出見在廳事使吏呼活入來活以爲不可往復累次未得啓達而
還今詳代言司所啓與權之言不同是代言以出納之職欺罔天聰其
罪匪輕不敢不正且梁活立庭請啓代言等預料前事妄托前例終不
接見以啓耳目之官欲言之事尚且不達下情何由得通壅蔽之患誠
可慮也願下攸司推劾明正以杜其弊下義禁府○以孔權爲副司正
尹鳳請也白仁兩爲司正白春朴真金未爲副司正白彥請也○徙市
○昌盛求鴉青木綿六匹紫紬二匹白紬二匹紅苧布一匹黑麻布六
匹及白鹿皮水獺皮命皆與之○命判書成達生上護軍高得宗小尹

趙惠往審江華府鎮江吉祥兩牧場合築牧馬便否回啓曰今審兩場
合築之處共一萬五千六百尺以近處當領船軍量宜役使築垣放牧
爲便從之○庚申尹鳳歸于瑞興第上遣贊成權軫兵曹判書黃象左
代言金孟誠餞于慕華樓鳳走馬過行不受餞○祈雨于宗廟○辛酉
風涼如秋○昌白兩使遣通事崔雲裴蘊問安○義禁府鞠崔士康權
孟孫安崇善梁活裴權及諸代言相詰狀啓 太宗曾降教旨臺諫負
人君過失所當隱諱之事及大小人負關係宗社不忠不孝汚染風俗
等事實封啓聞其餘大小可言之事皆詣承政院直達以廣言路今崔
士康等不審成憲反妄論代言司上疏不當請按律科罪 上曰臺諫
一言一動不可輕易憲府今以一持平之言遽指六代言欺罔天聰率
爾上疏其輕易不已甚乎命代言等皆就職臺負並保放棄罷權活職
其餘皆左遷○差僉知司譯院事仇敬夫管押七運易換馬六百匹及
被擄唐人楊阿赤解赴遼東賜楊阿赤衣服笠鞋苧麻布○壬戌禱雨
于風雲雷雨三角木覓漢江○議政府六曹問安○修迎秋門○癸亥
行畫龍祈雨祭○以崔士康爲右軍摠制趙啓生大司憲李叔當兼執
義楊秩掌令張脩持平○昌盛白彦遊藏義寺○乙丑風涼如秋○一

以旱命除各道望前後進膳○兵曹舉各品陳言可行之條啓別牌侍衛牌均是侍衛軍士而戶內徭役別牌則減侍衛牌則不減豈無不均之嘆請別牌合屬侍衛牌使之歲一番上當番上之時減其雜役且營鎮留防軍亦與侍衛無異而其役加重亦於番上時完恤其戶從之○差司譯院判官河圖管押八運易換馬六百匹赴遼東○丙寅祈雨于雩祀壇及東方土龍○禮曹判書申商叅判柳頴叅議金孝孫等啓今當盛夏雨澤愆期臣等及復籌之莫知其由歷考古人遇旱弭災之術文獻通考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曰理冤獄及失職者二曰賑鰥寡孤獨三曰省徭輕賦四曰舉賢良五曰黜貪邪六曰命合男女恤怨殍七曰徹膳羞施樂懸而不作此皆 殿下已行之事然七事之目理冤獄居一請申明之 上曰赦則不可囚人放出若何商曰可於是上命刑曹中外二罪以下並放出又命放還充軍定役付處等人○被擄逃來漢人徐仕英言曾任開元本無遠近族親誠願留住命下議之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議仕英到吉州見先來漢人張顯子息已知顯受職留仕司譯院獨解送仕英未便又稍解文字將爲可用依自願留之爲便判府事卞季良議并顯解送爲可 上從喜等議○丁

卯行南石土龍祈雨祭命各道名山大川城隍諸神祠雖祀典不載亦
行祭禱兩○閉南門開北門○濟州道察訪金爲民啟謹將濟州公私
積年弊事條列以聞一臣到濟州告訴者如雲皆土豪影占良民事也
問之則皆曰此地邈在海外守令紀綱陵夷土豪恣行自占良民稱爲
奉足使之如奴隸故良民之子年才八九已爲所占而父不得爲之子
雖訴於官未有不爲權豪所弄冤抑何由得伸請嚴立禁防令安撫使
推劾如有強占良民稱爲奉足役使者依律痛懲以除其弊一濟州土
地本皆沙石農利不饒小民之生誠爲可慮每等安撫使當六七月正
農之時托以進上鞍籠獐鹿皮盡驅農民累日田獵使民失時其弊不
小請傳旨外班鹿皮鞍籠與毛獐皮阿多介等物一皆蠲免以革其弊
一民家栽培果木所以將見其利而爲子孫計也且禁取民戶菓實已
有著令州官以民戶柑橘托稱進上計株載籍纔結其實計箇監封或
其主摘取論以竊用之罪盡取於官民不見利相與怨咨請令守令每
年栽植等內所種錄於解由十年之後將不勝其用而官無歛民之弊
民無受罪之怨若民戶柑橘不得已摘取進上優給其價則人皆勸於
栽植而怨咨息矣一僧徒娶妻律有定罪而六典所禁濟州僧徒公然

娶妻以寺社爲家役其弟子營其妻子之養略無公家之役坐享飽煖
陸地僧徒亦皆聞風如魚之聚淵靡然俱效州官視爲常事亦莫之禁
實爲弊風請濟州對妻僧徒一皆推刷定爲牧子或補軍額一濟州教
授官教諭檢律雖非守令之例亦皆受命於朝以佐王化者也宜養廉
恥以示士風或將私物殖貨買馬與商爭利取侮於海島之民深爲可
恥嚴立禁防以礪士風一鄉吏世傳其役與本邑同休戚者也濟州不
役鄉吏專任典吏有乖置吏之法吏亦非徒不諳禮法官中之事一無
所知臣恠問其故鄉人皆曰昔者安撫使趙原以一時之便擇良民識
字者三十餘人稱爲典吏以代記官之役至今不革朝爲典吏暮爲鎮
撫千戶民爭欲之鄉吏則只役於屯田漁獵興販等雜事而已臣謂趙
原擅置典吏已爲不可因循至今以海俗難制之人爲之耳目而朝更
夕變安有與同休戚之望哉且濟州各官鄉吏之數至於六百餘人其
中豈無識字可任典吏之役者而別置典吏優給奉足以減軍役之民
哉請依他州郡例令鄉吏掌六房之任革典吏以充軍額一濟州之地
東西百二十餘里南北六十餘里旌義大靜居東西二隅牧官在其中
雖無土官豈難治哉而別置都鎮撫東西都司左右都州官皆受印信

與守令並立又置十燾所各處土官之額至於七十餘人各率衙前吏卒席捲藉勢或附守令或剝民生官多民小有弊無益然左右都州官則或稱星主王子之遺風仍舊猶可也餘皆革除依他郡例分隸所居各官並收印信都鎮撫則安撫使隨宜擇定減鎮撫之數多不過五六人以抑豪悍侵民之弊一濟州之俗以其公私婢子與良家之女稱爲遊女記名於簿使之如官婢問其所由則曰此輩見商賈入滯奔徼利以亂其配役之如此者所以示懲戒禁淫風也臣謂此輩未被汚名尚畏人知或可改行及其載名官簿恣行無忌且好引朋類或挾恨或風聞指稱某女奸某人互相援入官亦甘心於役使不卞真僞籍於遊女是非唯不禁淫風乃勸之也願自今除遊女案禁稱遊女隨其所犯依律斷罪以示懲戒一濟州土地窄而畜產繁貧民之田不過一二畝及其苗葉稍盛權豪之家恣放牛馬盡喫其苗而貧民畏威不敢告訴雖告於官反不得路此亦積弊也臣謂放牛馬損民穀者其家長不論職秩高下並依佯文及教旨坐罪以掾民瘼一濟州多所產每朔進膳之時兼帶私物進馬之時多挾私馬以煩驛路以汚士風臣謂濟州進膳與馬依他道進上檢察例所過各驛丞及察訪驗文搜探如有私挾傳

報監司論罪命下政府六曹議之皆曰所啓當矣可如啓施行唯土官革除一事行移安撫使商確啓聞後更議施行從之於是安按使啓東西靜海鎮及各所加設千戶四可革都鎮撫印信別無所用之處亦可收取更下政府諸曹議之僉曰可從之○戊辰遣巫祈雨于三角木覓○上憂旱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諸大臣謂曰今觀禮曹救旱條件皆已行之事曰理冤獄曰進賢良此二條不無議焉緣坐之人豈無冤抑然此先王所重不可輕易施行且予寡德未能灼知人之賢否然於任用之除謀及大臣安有猥瑣之徒僥倖冒進者乎天之不雨至於此極寡人未知其由卿等其議以啓黃喜等對曰臣等亦寢興思之不知厥咎其緣坐人放赦之事歲己丑太宗已嘗施行而臺諫請止之不可輕易施行上教允當然以一人之故無知妻孥並令緣坐豈無冤抑分其輕重放赦可矣且大小人負見收職牒分其公私還給爲便於是下教朴苞文可學金藏趙方輝外其餘犯罪緣坐人等並皆放送在前外方屬賤親子亦令外方從便職牒還給者一百十八人放還付處李賀權約○遣工曹叅判李蕙賡宣慰尹鳳于瑞興○前判羅州牧事黃子厚上言祈雨之法雖多雷聲普化天尊祈雨尤切請

擇道流清齋以上護軍李羨祈禱于昭格殿從之○傳旨黃海道監司
贈尹鳳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其餘所用雜物亦隨宜與之因鳳欲餉親
戚而請之也○己巳禱雨于松岳五冠山○又還給職牒二十七入○
命以不用楮貨坐罪各人沒官家財並皆還給○囚前知縣事徐達于
義禁府○庚午議政府贊成權軫上書辭職曰臣老鈍忘昧又無才德
不合燮理之任今旱乾之災如臣不肖妨賢所致願罷臣職 上命集
賢殿博士李鳴謙往于弟諭以不允○行祈雨祭于中央土龍德津紺
岳又降香祝以巫祈雨于松岳開城德津三聖紺岳等處○辛未 上
以遠遊冠絳紗袍御勤政殿月臺幕次親傳圓壇祈雨祭香祝其祭昊
天上帝文曰嗚呼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夫
父母之於子俾之趨利而避害者無所不至兩賜燠寒風相代於四時
而天下之物洪纖巨細咸遂其生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
施品物流形此之謂也雖然受上天之眷命理億兆之臣庶者君也人
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矣故肅乂括謀聖之所感雨暘燠寒風時若
狂僭豫急蒙之所召咎徵斯見今值徂暑之月乃遭旱災之甚咎實在
予不可他求此必刑罰不中而有罪者曲蒙赦宥無罪者反罹殃禍

用舍失宜易忠讜見疎也聰明壅塞而下情不得上達也法令紛更而
官吏昧於遵守也又况目之所不及見耳之所不及聞州縣之廣人民
之衆病賦役之不均苦抽歛之多端起怨咨而傷和氣者不知其幾也
此皆原於予之否德所以內訟自責而不能已予讀聖賢之書粗知君
道之當爲深鑑歷代之盛衰庶不至於沉酒酒色耽樂遊田傷財害民
窮兵黷武惟欲事大以禮而事神以誠薄於自奉而篤於恤民勤於服
政而慎於用刑以至一言一動叢誦施令之際莫不皆得其道上不負
皇天付異之重下以慰億兆仰戴之專耿耿予懷天實照臨然以氣稟
物欲之相因學問自修之未至其於日用云爲之間豈能皆適其宜而
不獲戾於帝心哉况能存心以事天小心以事帝洞洞屬屬緝熙不已
終日對越也哉宜乎天譴之深也又誰咎哉雖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達于上下而無間所以匹夫失所尚且呼天况君臨一國統億兆之衆
者乎况子之於父苟有意焉豈自較其賢不肖而不以求救耶又况以
予一人之故萬物舉歸於樵悴豈帝心之所安也哉今之旱災一至此
極蓋嘗禱于山川以及社稷又嘗告于父母先祖竟莫能效憂心烈烈
如焚如燠當食忘食已卧復起而益深哀懼也蓋有日矣敢不披肝瀝

瞻昭告上帝以祈保佑乎茲薦菲儀仍陳卑抱伏惟昊天上帝諒予積
誠監予叙辭赦宥過咎特賜矜憐霽然下雨以蘇群槁百穀用成致令
無知赤子億萬生靈以至飛潛萬類皆得生育不勝至願判府事卞季
良之辭也其祭五帝文曰於昭五帝實佐天皇高高在上主下土方監
觀人事降灾降祥眇予小子不明于德舉措失宜政治多僻澤未旁施
誠未感格粵自春月旱魃爲灾雨不潤物田半黃埃比于盛夏酷暑流
金凄風煽虐萬彙如燬嗟我蒼生所重惟食稼穡卒瘁民命莫續靜思
厥咎罪實在台撫躬自責敷衽陳辭仰惟大德仁覆無垠異收威怒愍
此下民默贊上帝屈注銀河逆令四履均被滂沱農歌商扞于野于途
延及動植亦與沾濡藝文提學尹淮之辭也○親傳望祭香祝○祈雨
于西方土龍及揚津○執義李叔當等上疏曰竊惟主上殿下臨御
以來動法皇王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風調雨
節比歲水旱相仍民乃艱食今夏元陽比前爲甚臣等固究其由徒切
悛焚不可默默敢將管見條列于後伏望聖擇施行一弛力救灾周禮
所載也鑄錢造紙別窰京外軍器日課與公私土木之役雖不煩民當
此旱灾仍依常行非所以謹天戒也乞依古制一皆停罷一緩刑捨禁

索鬼神除盜賊亦周禮所載也允進獻進上事與祭祀弭災弭盜救荒
訴良奸事奔競禁酒守禦邊境侵損於人常時調度外不緊禁令雜訟
雜務一皆停罷專事敬畏以答天命一薄征施恩寬恤之一端行廊工
役之稅限豐年蠲免魚梁船稅亦令戶曹量宜蠲減一執饌婢子進獻
數外一皆放送以遂母子至情一諸色工匠自願傳習者不爲不多當
國初事煩之時不爲不足何必使外方奴子傳習然後以資國用乎况
此奴居京之弊不少並令歸農以厚其生於是 上命行廊工匠稅限
豐年蠲免魚梁船稅亦限豐年量減又限秋成停雜訟罷別窰造紙之
役○右司諫禹承範等上疏曰臣聞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今當
農月旱魃爲虐 聖上夙夜軫念放出囚繫赦宥待流至於祈禱靡神
不祀其爲畏天灾恤民隱可謂至矣然臣等承乏言路不敢舍默謹以
一二管見仰瀆天聰伏望 聖裁一春秋允有興作必書者所以重民
力也臣等聞今於江華相其牧養之場以興作築之役馬政雖是國家
之急務當早役民尤不可不慮也雖曰當領船軍其爲勞役則一也伏
望姑停待秋以休民力一民不土著無以保其生今各司立役奴子本
居外方者十常八九雖居鄉與妻子力農尚或負債况離鄉棄業旅寓

於京而役使不暇，我役重糧乏，不堪其苦多矣。伏望令其本司擇其艱苦者納錢給米以養其生，一決訟所以伸冤抑不可緩也。今刑曹漢城府都官等司誤決各還其司，以待誤決官吏見代，然後聽理。訴訟者無所控告，深懷憤悶，非惟滯訟致傷和氣，誤失者私以為幸，此非細故也。伏望令其他司隨即辨正以快人心，一罰徵非死人，極于病，今國家以逃逸馬匹並令沒官，是雖其主不能看守之致然，既非故犯，止罰逃逸之罪，悉令還官，主勿奪民財，一守令六期之法，所以久於其職，是誠良法也。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久而不變者未之有也。傳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賢智尚且如此，況其下者乎？伏望復行。太宗三考之法，以便人心。上命兵曹江華牧場造築限秋成停寢，除皆不允。○傳旨戶曹量減京畿各官各司所納貢物。○序班崔真求角弓一丁命與之。○壬申邀昌白兩使御慶會樓設宴各贈細交綺二匹。○癸酉日珥。○再祈雨于北郊。○白彥求鹿皮七張命與之。○差司譯院注簿唐夢賢管押九運易換馬二百匹及各運退回鞦數馬四十九匹赴遼東。○甲戌左議政黃喜辭職曰：臣量小識淺不宜宰輔承乏，變理之職氣力日衰，慴然善忘，無所建明，回無涓埃之補。如今旱灾倍從，常年此實人臣不

稱其職之所致也請罷臣職上曰在朝之臣誰自謂能盡其職乎如此則朝廷曠矣使集賢殿官將是意就其第而諭之○教旨近來年險民常艱食咸吉道本官屬年魚箭並皆分給貧民○命囚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刑曹判書徐選于義禁府辭連徐達殺新昌吏事也○慶尚道軍威縣人朴忠孝賈上書請代言司代言問其由不指言其實曰予將上前直啓代言司以聞上御便殿引見覽其所錄皆荒唐自己之事也上曰此人可罪今當早災置之○白彥之母歸水原賜米豆各二十石初白彥之未入國也慮其來往水原驛路奔走各官支待之弊致其母於京給家舍與奴婢調度優以待之白彥既至不忘往歲所愛水原娼妓前日托以掃墳而歸至是欲去無由則使母還家母辭以勞苦彥強之歸○修撰色啓正至誕辰進賀各道差使負令前期四日進箋方物于禮曹三日詣闕肅拜後隨叅隸儀從之○乙亥白彥歸水原○命保放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命囚刑曹叅判申際大司憲趙啓生于義禁府亦連徐達事也○丙子命戶曹量減黃海道各官各司納今年貢物○丁丑聚僧于興天寺聚巫于漢江祈雨盲人等自會明通寺祈雨○戊寅雨○命減取酪乳牛○罷左議政黃喜右

議政孟思誠職收判書徐選職牒配刑曹叅判申槩于江陰大司憲趙
啓生于泰仁刑曹佐郎安崇信于白川杖徐達一百贖流三千里杖溫
水縣監李守剛一百流三千里于光陽贖前知稷山縣事趙珣杖一百
徒三年杖稷山縣監李韻木川縣監尹煥各一百贖徒三年杖大興縣
監盧皓九十贖徒二年半新昌縣監郭珪新昌教導康胤各杖一百徒
三年杖都事慎幾一百徐達選之子黃喜之婿陪母崔氏將歸大興縣
道過新昌縣怒縣吏不禮而逃使僕仍叱宗等三人捕之仍叱宗路捉
一吏縛而前驅使指逃吏家有吏表芸平者見之曰是何人當空官時
如此縛打吏耶僕等怒其言摔芸平蹴踢且以大杖亂打鬢背十餘下
曳至達所芸平恍惚不得言達乘怒不察謂佯醉而默使伴人徐得反
接又杖膝脚五十餘下芸平翌日乃死其家訴於監司監司趙啓生使
趙珣李守剛同鞠于新昌珣守剛以達主使打下具獄辭授新昌官奴
報于監司會喜爲二相以新昌乃判府事孟思誠本鄉請屬使仇家和
解芸平兄卜萬者適來京思誠呼來勗之曰毋使鄉風不美且通書于
新昌守郭珪俾圖之徐選亦詣珪與守剛處辭以獨子請見憐盧皓選
婿也以隣官或親進或使人哀乞於是珪通於皓曰差使官報牒以行

皓遂要於路而取之康胤亦崔氏族也誘仇家以利勸之和十萬亦受賂以思誠及珪言曉比仇家云死者不可復生本鄉宰相時任守令之命以吏不從終置身何地遂書私和狀授芸平妻呈于新昌轉送溫水縣守剛與珪議更集干證人遂反獄辭免達歸罪仍叱宗報于監司監司令尹煥李韻覆鞠煥等亦受選皓及守剛請辭依前案以報監司趙啟生都事慎幾不更審移報刑曹刑曹佐郎安崇善淹延七朔不復論移更推叅判申槩亦不省審放免徐達歸獄仍叱宗等照律報政府政府以聞上疑獄辭頗有違端下義禁府更鞫科罪達律當絞上以獨子特減死贖流珪方在衰經亦贖之○己卯兩命停各處祈雨祈雨僧徒賜布有差昭格殿道流各正布一匹○慶尚道善山義城咸昌軍威尚州化令等邑大水○禮曹判書申商啓曰殿下憂旱不進酒有日矣今雨澤已洽請進酒上曰豈可獨飲自明日闕內各處及各殿各宮皆用酒○庚辰視事前此上未寧且憂旱停視事謂諸大臣曰乙巳之旱五月初吉一雨六七月間再雨雨猶未足而民不失業今年之旱草木枯槁甚於乙巳恐未有西成之望然今之一雨視乙巳之雨爲洽若各道雨澤亦然下民庶免飢饉但以旱暴雨恐復有旱災也命更

曹判書許稠曰各司吏典年老者並令去官許稠啓曰家廟之制有三妻者祔之何妻宗子秩卑支子秩高宗子有疾支子無疾何如上命考古制議定又啓立始祖之事上曰權蹈上書請功臣爲始祖如何稠對曰未便上曰然以開國後爲大夫者爲始祖爲可其議以聞上曰朴堧上書請士大夫祭四祖如何稠對曰可矣上曰予亦是之○頭目序班崔真詰闕上御慶會樓引見賜毛衣毛冠各一貂鼠皮三十領士豹皮一令人參三十勛黑麻布一十匹命右代言金緒饋之○開崇禮門閉肅清門人定罷漏始復擊鼓○賜順德候陳理妻李氏米豆并十石○慶尚道自己卯至是日大雨尚州四面山皆頽壓死者七人漂流域內外人家共四十三戶禾稼覆沒善山義城咸昌軍威等邑人家寺社亦多漂沒流死者摠二十三人山頽摠六千七百七十八所○孝寧大君家婢冬白擊鼓上言上典侍養父故議郎方與權妻權氏今年三月歿於留後司第其族人前司尹李孟暲前副正南智欲專財利匿其奴婢土田文契又教唆與權妾子可生誣告憲司以上典非與權之侍養上典亦先告狀請辨曲直憲司不聽理而受理可生誣告既非公正矣孟暲於權氏之喪數日之內奸侍殯婢真珠爲妾脫衰啗

肉憲司欲免其罪誣以脫真珠裘服者乃婢之子石老也虛捏取招石老不承監行拷訊孟驟從弟兼執義叔當不自引嫌公然同鞫甚爲不公乞令攸司鞫問其由下義禁府鞫之○召房主監察分臺○辛巳視事○遣摠制宋希美賫宣醞慰白彥于水原○賜酒于讓寧大君○壬午前都摠制盧弼卒弼交河縣人洪武壬子授別將累遷三司右尹歷判典農司宰寺事除上護軍嘉善工曹典書我朝戊寅判殿中寺事工禮兩曹典書出牧海州右軍摠制陞右軍都摠制壬寅始遘疾謝事閑居者六年至是卒年七十三計聞輟朝三日賜祭及賻諡良簡溫良好樂良平易不訾簡四子信義信禮信悌信忠○癸未同知摠制李仔率賜棺槨致賻○昌盛求銅鍍金盃命與之○京畿監司啓當盛農時五六月旱來年救荒不可不備請令各浦粧船來七月望後往黃海道採黃角左右道水營各三百石各浦各二百石儲畜以救來春飢民從之○賜明通寺祈雨盲人等米三十石○祈雨巫女依僧徒例賜布○乙酉視事○慶尚道採訪別監白環進鐵錢啓云採蔚山郡達川鐵石鑄鍊有似白銅欲試驗以銅一觔合白銅八兩鑄錢七百文上進下工曹○丙戌親傳朔祭香祝○對馬島守護宗彥六使人進環刀丹木鉉鐵

樸兒蘇合油陳皮賜正布一百六匹宗貞澄使人告飢仍進環刀甲箭
鏃長劍皮張大槃回賜正布四十匹及米豆各五十石絲紬苧布各十
匹燒酒二十瓶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四款附二十款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打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七

秋七月丁亥朔視事○江原道監司鄭孝文進新刊小學書○兵曹啓對馬島都萬戶左衛門大郎使送上官人僧蘇緊云日本大內殿與小二殿相戰宗彥六原是小二殿管下領兵入救其軍人飢困者或中路還來乞糧貴國或赴闕不勝者侵掠貴境深可疑畏請行移各道監司節制使處置使及各鎮各浦益嚴防禦從之○傳旨議政府禮曹藝文館曰歷代諸史雖不成秩並送進經筵○己丑命勿進酒以旱也○義禁府啓持平崔虎生張脩等行首兼執義李叔當從兄李孟暎干連辭訟聽受至於拷訊奴石老罪笞四十且違教聽理不緊雜訟罪律應杖六十從重論南智孟暎教唆與權妾子可生偷竊文書誣告孝寧大君非父之侍養罪爲首南智杖六十徒一年爲從孟暎杖一百孟暎干喪婢罪杖七十從重論命叔當虎生脩罷職孟暎依律科罪南智功臣之孫勿論○庚寅親傳秋享大祭香祝○復以黃喜爲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李孟昉叅贊兼大司憲盧閑刑曹判書尹淮藝文提學金孟誠戶曹叅判金益精刑曹叅判鄭孝文盧原湜鄭招並左軍摠制金益生左軍同知摠制郭存中慶昌府尹崔蠲漢城府尹李澄石中軍同知摠制

慶尚道兵馬都節制使金赭許誠左右代言鄭淵李師厚左右副代言
李孟畛同副代言金宗瑞司憲執義趙瑞安金子鏗左右獻納沈道源
趙從生全羅江原道都觀察使○人定罷漏午鼓除鼓用鍾○傳旨吏
曹年過六十考滿時幾七十者毋得除守令如有不得已除授者啓聞
其由○辛卯視事○傳旨江原道監司道內各官坐養黃鷹擇體大可
進獻者上送○壬辰傳旨讓寧大君處歲支鹽二十石以爲恒○咸吉
道監司啓楊木荅兀所擄漢人指揮僉事苦失帖木也可木等男婦
共九十七名逃來言欲還本土分運上送○癸巳日暈○上御便殿引
見禮曹參議金孝孫曰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屢陳慶源防禦海艱
苦之弊予以爲公險以南 祖宗封疆及至寡人不能守而棄之不可
爾往與敬復熟審便否詰其所難來啓先是慶源在孔州自韓興富之
敗退保富居站敬復以龍城以南各官軍人離家遠戍人疲馬仆雖有
絀急難以爲用欲移慶源退處龍城堅築石城以除軍人遠戍之弊故
有是命○平安道監司馳報兀良哈李都巨等五十餘人爲索糧留婦
女牛馬於彼岸乘桴渡江而來不得已饋餉據理開說送還都巨等以女
人不許越入殊無好意舍忿而去彼凶暴之徒其謀可疑請遣諜探其

農作虛實命毋遣諜謹慎防禦○傳旨各道各官所產藥材令教諭毋傷花葉莖根採送○甲午禱雨于宗廟○視事○忠清道都事李師孟辭上引見曰近年旱災相因今年則春秋皆旱予甚痛念汝其勉之師孟對曰臣聞忠清道不如京畿之甚臣既知聖上憂民之意敢不盡心然當賑濟之時各道監司關報戶曹戶曹必減數支給故有不周失時之患言未訖上曰予已知之矣若有救急雖先發後聞可也○聚巫禱雨于漢江○命上護軍李綦聚童子蜥蜴祈雨于慶會樓池○全羅道監司節制使處置使等啓臣等承命親審左道都萬戶呂島所泊兵船移泊草梁營田移於佐介平等處便否草梁泊船爲難唯蛇梁乃是要害之處以呂島兵船移泊於此若於因浦所訖羅梁等處令都萬戶築頭萬戶各以附近嚴謹守護則雖不泊兵船於草梁倭寇無虞可收佐介平白樹浦屯田之利且馬北愁德兩山別置海望晝烟夜火雲暗吹角以通賊變爲便命下兵曹議僉曰可從之○吏曹啓軍器監負少事煩且因他務或數通軍國重事未得親監付之工匠誠爲未便其中最緊火藥所掌請於祿官中擇可者二人主之其餘緊務並令兼掌如能堪任有効者毋遞差仍於本監遷轉從之○乙未禱雨于風

雲雷雨壇○視事○議政府啓今年疫癘大行人多死亡綠磻峴香林
寺洞口淵溪院等處人屍或掛於木或委於壑暴露朽爛恐傷和氣
上驚即命漢城府掩埋禮曹嚴加檢核又命曰死而無親族可收者葬
埋豈無古制詳考以聞○丙申日珥○尹鳳還自瑞興命贊成權軫禮
曹判書申商左代言金赭宴慰于慕華樓○丁酉禱雨雩祀壇○大興
縣監李胖黃澗縣監宋敏山永同縣監崔潛辭 上引見曰恤飢均賦
汝等勉之○幸大平館見尹鳳行茶禮還宮鳳詣闕謝賜本家米豆再
遣宣慰 上迎入勤政殿行茶禮○祈雨于興天寺明通寺育亦祈雨
賜祈雨童子布有差禱雨于朴淵其祭文曰粵惟靈淵神龍攸宅興雲
澤物功在不測比歲旱荒民未足食靜思厥咎常自刻責又及今年始
自農月迄于孟秋尚罹旱魃稼穡卒瘁山川滌滌下民安仰架切兢惕
靡神不舉致予悃悞然且乍雨曷由沾洽方長之禾始秀之穀皆未
用成何至此極惟爾神龍靈變挺特胡寧忍予不救炎赫爰擇吉辰俾
陳澗酌爾其右之旋導天澤油然霑然甘霖時作遂令多稼實穎實粟
○保寧縣監康汝中堤川縣監郭居完全義縣監李延壽牛峯縣監禹
傳昌平縣監金載陽等辭 上引見謂曰近來九年旱三年尤甚而今年

太甚汝等往盡乃心賑恤飢民使無餓殍○邀昌尹兩使臣設宴于慶會樓○贈尹鳳燒酒香醞各三十瓶因其請也將以進獻也○傳旨咸吉道監司曰麥秋鴉鵲黃鷹擇品好體大可以進獻者上送○己亥雨○知醴泉郡事鄭夏興德縣監申士恭光陽縣監朴尚復禮安縣監鄭斯仁等辭 上引見曰比年以來水旱相仍而今年尤甚近聞爾等所往之道農事稍稔但於七月之旱恐不結實爾等宜各盡心恤民若他道飢民流移其界則並須賑恤且外方獄囚暑雨祈寒致死者有之亦當盡心撫恤毋使滯獄○傳旨忠清道監司道內坐養進獻鴉鵲四連以暮夜乘涼上送○傳旨戶曹京畿黃海等道旱災尤甚量減二道各官貢物戶曹寫進各官貢賦數目 上親覽蠲減十去八九○傳旨承政院今年之旱甚於去歲闕內不可闕所任人外除宣飯○傳旨入朝各司婢子父母免役給子息二人孝養無子息者親兄弟親姪中從自願給二人○庚子雨○親傳望祭香祝○命知申事鄭欽之問處女坐次於昌尹兩使以成氏為首次車安吳鄭崔盧氏○白彥還自水原命贊成權軫叅判金孟誠右副代言李師厚慰宴于漢江○賜崔真滿花席六張石燈盞一事○祈雨于昭格殿○辛丑視事○兼大司憲李孟

明等上疏曰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俱以宰輔欲救徐達徇私通請使有罪者獲免無辜者幾陷是豈大臣之用心乎 殿下既從寬典

未減罷職猶失其當曾未浹旬命復其位不惟刑罰之過輕有罪者無

所懲焉喜則今已喪母矣乞罷思誠之職以示任重責深之義且徐達

枉殺無辜罪當極刑特蒙 聖慈苟免其死是矣乃贖流罪彼推獄官

等雖爲誣罔視諸親犯則有間矣此而依律從流達則反與妻子完聚

在家舉法恐失輕重之宜若以爲獨子則達之父母既非老疾有乖留

養之律伏望 殿下流達于邊遠以戒後來公道幸甚 上曰汝等所

言是矣然進退大臣不可輕也且徐達枉殺無辜狂妄致然彼推獄官

知情詐誣出入人罪欺罔寡人其罪豈不重乎父母非老疾而以獨子

免罪非特達也今後勿更言○延安府使劉安稻知秦川郡事丁寅知

文川郡事金保重知鎮海縣事權惇義城縣令金續等辭 上引見曰

勸課農桑謹慎刑罰且預報還上赴時分給爾等之職其各盡心○賜

左議政黃喜母喪贈米豆共五十石紙百卷賜賻行司直朴賡米豆共

二十石紙六十卷賡恭 靖大王宮人女簪也○吏曹啓昭格殿月令

別監仍差殿直專委掌務數逾未便自今別監殿直定爲三十箇月且

本殿事簡而負多請革提訥別坐叅上別監各一從之○上以年旱欲減各道貢物命戶曹議之又命停收各道還上且各道貢稅軍糧祿轉除上納于京各入其官○傳旨戶曹使臣回還時黃海道宴享所須油蜜以京中所儲送之○革晉州任內班城縣國屯田分給無田之民○壬寅視事○禮曹判書申商請進酒從之仍命用於政府六曹○遣右代言許誠回贈昌盛麻布九匹苧布七匹及中宮苧麻布各四匹東宮苧麻布各四匹回贈尹鳳麻布十五匹苧布六匹及中宮麻布九匹苧布五匹東宮麻布八匹苧布五匹回贈白彥麻布十六匹苧布十匹中宮麻布十一匹苧布六匹東宮麻布十一匹苧布五匹又贈三使臣貂裘貂冠護膝各一夏衣各一襲靴套各一滿花方席各六張滿花寢席各六張石燈盞各一事角弓各一丁細苧布各二十四匹細麻布各二十四匹人參各三十斤指揮張勇百戶陳富序班崔真各給苧布四匹麻布四匹衣二領及靴套頭目二十七人各給苧布二匹麻布二匹及靴其他求請之物不可勝紀○長通坊十餘家火○還置兵船於平海郡越松浦以知郡事兼萬戶初以本浦積沙水淺革萬戶分屬兵船於蔚珍守山浦及三陟浦至是郡民以本郡邑城不完且倭賊初

面之地不可無備請開沙還泊以備不虞監司以啓遂命復舊○癸卯
幸大平館設餞宴○甲辰知甲山郡事金希鏡知麟山郡事安德希玄
風縣監蔡倫等辭 上引見曰天心譴怒大旱若茲予恐懼修省罔知
所措爾等體予至懷賑恤飢民今聞慶尚咸吉道禾穀稍盛然將來結
實未可知也平安道則農事甚爲不實尤不可不盡心大抵守令之職
恤民爲最○贈狗兒各一於昌尹兩使臣○中宮御慶會樓引見處女
七人設餞宴處女之母及族親亦與宴饋執饌婢十人從婢十六人於
樓下成氏車氏從婢各三人其餘各二人夜天氣清寂悲泣之聲聞于
外聞者莫不傷悲○入朝火者崔海等十人辭賜衣服○慶尚道監司
進新刊性理大全○乙巳三使臣詣闕辭 上迎入勤政殿行茶禮訖
與使臣詣上林園見處女○黃州宣慰使都摠制李澄毅行○賜處女
車氏母奴婢各三口米豆共四十石崔氏母米豆共四十石○以洪珣
為左軍同知摠制金五文右軍同知摠制楊秩司憲掌令以處女車氏
兄孝生為中軍司正安氏父復志崔氏叔智孫吳氏父倜並右軍司正
鄭氏父孝忠護軍崔氏舅洪載司直盧氏父從得左軍司直叔証護軍
賜進獻使知敦寧府事安壽山及成氏父達生衣服笠靴○遣左議

政孟思誠禮曹判書申商送使臣于碧蹄驛○丙午三使臣詣闕上
迎入勤政殿庭幕次行茶禮七處女自上林園入勤政殿分入有屋轎
子成氏獨入一轎其餘則二人共一轎使臣親鎖鑰執饌婢及從婢皆
乘馬由建春門發行其父母親戚闌街哭送觀者亦皆流涕○上幸慕
華樓餞使臣昌盛進曰予奉使諸國多矣向朝廷至誠未有如貴國者
也三使再拜辭上命左代言金赭慰送于碧蹄驛○命內官金重貴
賚酒饌餞進獻使安壽山及皇親于碧蹄驛○安壽山賚去馬籍奏
本曰朝鮮國王臣某謹奏宣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欽差太監昌盛尹
鳳等官賚捧勅諭到國該選取馬五千匹進來以資國用欽此臣於本
國宗親及文武大小臣僚并軍民有馬之家儘力措辦雜色馬五千匹
分作九運差官管押送赴遼東都司交割了訖今攢造到馬籍二扇差
陪臣中軍都摠制安壽山賚領前赴禮部投呈外謹具奏聞女兒奏本
曰臣同欽差太監昌盛尹鳳等官將在先選揀女兒五名內更選三人
又將在城宗親文武兩班及各道府州郡縣兩班軍民之家女兒選揀
四名共七名差陪臣中軍都摠制安壽山及各家父親親眷工曹判書
成達生等七員根同欽差官等衛送赴京外今將各女兒生年月日并

父職姓名籍貫一一開坐一名正憲大夫工曹判書成達生女子年一十七歲辛卯八月十七日申時生籍貫慶尚道昌寧縣見住漢城府一名嘉善大夫右軍同知揔制車指南女子年一十七歲辛卯十月二十一日亥時生籍貫黃海道延安府見住漢城府一名進勇副尉右軍司正安復志女子年一十一歲丁酉閏五月十二日寅時生籍貫忠清道竹山縣見住漢城府一名進勇副尉右軍司正吳個女子年一十二歲丙申十月二十六日寅時生籍貫全羅道寶城郡見住忠清道鎮川縣一名宣略將軍虎勇侍衛司右領護軍鄭孝思女子年一十四歲甲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時生籍貫忠清道清州見住漢城府一名脩義副尉中軍副司正崔滿女子年一十三歲乙未二月十六日亥時生籍貫全羅道和順縣見住京畿道金浦縣一名彰信校尉左軍司直盧從得女子年一十二歲丙申九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籍貫京畿道交河縣見住漢城府做會茶飯婦女奏本曰選揀到會做茶飯的婦女一十名令根隨進去女兒等赴京外今將婦女開坐花名一計婦女子一十名小玉重今朝雲寶臺真珠娟娟李花善壯守貞燕兒女使火者奏本曰今將進去女兒等根隨女使火者數目花名開坐一女使一十六名頓一四

季長命為藥八月李兒古芷衍伊正月竇徽黃富七寶權得燕脂崔莊
小狗一火者一十名崔海崔原朴順金忠金敬金雨姜玉韓祿高祐池
滿○丁未視事○安邊府使金孝誠燕歧縣監許晚石等辭 上引見
曰近因旱災民失產業其各盡心賑飢○命囚兼司僕僉搃判楊春茂
洪約行司直黃瑛于義禁府 上幸使臣館乘輿馬驚春茂等掌御馬
而不調習也以金簪一事摺扇二十七把送于處女之行以吳氏失簪
崔氏失扇侍婢皆無扇也○忠清道監司啓請停雜訟專事救荒 上
從之命并移京畿黃海平安道○宥付處前府尹李叔畝○置朝見色
○上曰昨日處女之行母子相離其為冤慟不容說也然此事非本國
利害所關且外國非若廷臣之比不得諫諍唯令是從而已若事關本
國利害則不得已奏達矣使臣力請七處女分入四轎而曰各入則七
轎延至二十餘里甚不可也予謂其言似除本國之弊實則惡中國之
耳目而要媚于天子也吏曹判書許稠曰處女已行許婚若何 上曰
若許之則國人皆疑韓氏入歸時更加選也纔盈十歲之女必皆婚矣
此非故禁婚逢迎於中朝也但幼少而婚於理無乃不可乎使臣歸時
猶曰可選一二處女與韓氏並進予荅曰無 聖旨不可使臣然之許

稠啓曰國人聞此上教舉皆安心○戊申沃溝僉節制使鄭中守順興都護府使金尚寧新恩縣令黃潛鎮海縣監金利貞等辭上曰近因旱災民生可慮往哉惟恤○兼大司憲李孟昉等上疏言臣等切謂用刑之道雖有欽恤之意然故縱則聖人必賊刑而不赦今徐達發其從者縱行毆打尚有生理達又從而撻之芸平之命絕于達之手明矣然則罪在故縱當以賊刑殿下但以欽恤之意既釋其罪又贖其流用刑過輕無以戒後臣等恐衣冠子弟效達之狂因忿殺人者或相繼也達既已受杖不敢請誅其贖則可還伏望殿下遠流于外以示公道留中○安州宣慰使鄭孝文平壤宣慰使元閔生義州宣慰使金孟誠發行○司憲府啓六月十四日傳旨許良強盜外不緊雜訟限秋成停寢臣等以爲糾官吏正風俗不可蹙廢請勿並停從之○漢城府啓今因疫疾殞命者數多棄置已令五部考察然無識之人惑於邪說尚循前習其棄置不葬者家長六品以上啓聞論罪參外照律直斷從之○已酉吏曹啓世子朝見時書狀兼檢察官直提學鄭麟趾執義金宗瑞加定集賢殿應教崔萬理通事行司直閔光美僉知司譯院事任種義前知司譯院事趙忠佐司譯院判官金陟司直姜尚溥前司譯院注簿

全義俞宗秀押物僉知承文院事李世衡前內資少尹姜碩德押馬大
護軍尹重富護軍黃致身司僕少尹孫以恂司直洪有勤侍從官大護
軍趙惠前護軍黃允中行司直李士信朴煥李華梁約訓練判官鄭孝
完司直俞益明崔淑孫金厚打角夫司直宋成立等四人內官同判內
侍府事田古洪等五人司衣前護軍白云寶等二人醫負副正盧重禮
等二人馬醫學士元致義等二人養馬副司正金德明等二人監厨司
直金耳厨子副司正李廷生等三人內僚司正朴元善等四人牽馬陪
司正李芸生等七人驅趕馱子軍別監李承祐鄭貴生等二十四人○
辛亥視事 上曰中原軍民各異軍興給糧本國無給糧之法船軍苦
之卞季良曰各浦魚鹽之利雖不同而皆有屯田如得其人以任萬戶
則一年之餉雖不周而夏三朔則可給矣孟思誠曰船軍之言則寧裏
糧而魚鹽屯田願不爲也 上曰是則小民不知大體之言也近者有
定船軍而縊者其厭苦之甚至於如此予不知所以救之季良曰萬戶
得人則可以無弊而民不厭苦矣吏曹判書許稠曰船軍之苦倍於他
役須別立完護之法可矣 上曰前此完護之令屢下矣更移教旨舉
行可也 上曰世子朝見待尹鳳通書然允進獻之物預備先送義州

世子若不朝見則當置其處以備後用可也子曾與尹鳳說欲使世子及帝未南幸之時朝見尹鳳若以此意奏之則恐皇帝以為無禮群臣咸曰皇帝豈以此為無禮乎上曰世子有疾皇帝在近之時俾之朝見人情也方物之數政府六曹同議以聞僉曰帝所禮物於年例方物外別馬五十匹金鞍四面石燈盞紙二萬張貂皮五百領赤狐皮一千五百領青鼠皮五千領交綺三十匹細縣紬三十匹皇太后中宮石燈盞各三交綺縣紬各十匹加備為便上曰予聞人參之貢平安黃海兩道尤為苦之世子朝見時進獻人參有餘則欲減今年之貢戶曹判書安純對曰見在一千餘斤上命黃海道全減平安道減半執義金宗瑞進曰贖徐達流罪誠為仁厚然昔在太宗之時鄭擢殺人太宗欲以功臣宥之憲府上疏命流寧海元尹伯溫殺人太宗命鞭於宗簿寺憲府亦上疏命流于外以功臣宗親尚不免者無他重人命也贖達之流臣恐其不可也上曰非愛達也獨子贖流留養之例欲令攸司詳考然後處決茲用留狀耳左代言金赭曰獨子贖流之例問於刑曹曰無也於是流達于固城○壬子奉常少尹李審輪對上曰汝近莫為臺負乎審對曰臣於甲辰歲為持平上曰汝

非以不及祭侍衛辭職乎對曰臣於其時錯料緩不及期仍啟曰臣無可啟之事 上曰寡人之接朝士好事也汝之見寡人亦是善事審曰臣願 殿下謹終如始自古人君能謹其始而不克終者多矣 上曰然審又曰人心風俗非一朝一夕所能變易和人心厚風俗安可以法令而致之耶當今法令非不詳也紀綱非不嚴也但人心風俗未淳宜以和人心厚風俗爲務 上曰然審又曰自前朝至今凡立法定制必使臺諫署經然後施行謂之依貼乃欲毋輕立法也 上曰然○文武科重初試進名簇○右議政仍令致仕柳觀領敦寧致仕權弘等上書曰臣等竊稽孔子居魯吉月必朝服而朝雖已致仕而不廢人臣之禮臣等過蒙 上德徒費廩祿而無月朔朝謁之禮中心未安伏願許令臣等每當月朔詣闕問安以副臣等區區之望○命釋洪約楊春茂黃璣○癸丑視事○上曰前此讓寧朝見時無朝服而立於雜人之列今世子入見則到京之日奏乞頒降乎前賜朝服賈去乎僉曰已受朝服持進可矣 上曰侍從宰相朝服并持進可矣僉曰自今以後每等赴京持朝服而入則中朝視之爲有禮本國之榮至矣吏曹判書許稠曰朝見若及正朝則必中朝祭天之時祭服臨時買服可矣 上曰然

上曰讓寧受賜者五梁冠也陪臣一品之冠亦五梁則世子與陪臣無
等何為而適宜乎思誠等曰梁數無等然非我國所敢增損制為五梁
入中朝問於禮部曰世子與陪臣之冠皆五梁混為無等心懷未便問
之後行之可矣○命授前食醫徐賀學生李昭職賞其得南陽磬石也
○刑曹啓各司奴婢年滿六十六者乞免役 上曰六十已過則除役
可矣更僉議以啓○甲寅輪對○司憲掌令尹須彌啓曰今以進獻白
鷹捕獲分遣採訪于各道事大至誠固當如是但今年旱甚民生可慮
採訪分遣豈無民弊若江原咸吉平安黃海等道則白鷹往往出來猶
之可也其餘各道則本無白鷹倘或出來監司守令必體 上意可以
捕進請勿遣除弊 上曰諫院亦上疏言之若等何於此事汲汲言之
民弊不言已知進獻之事其可計民弊而不為哉若論有弊易換馬二
萬五千匹選揀之際民弊莫甚然進獻事重儘力措辦以此較彼曾萬
分之一前年未能進獻今亦未進是不可也○命放付處及定役者二
十一人○乙卯或吉道大雨損禾○視事○親傳朔祭香祝○御經筵
輪對○知木川縣事金鞏辭 上引見曰近因旱災民生失業爾體予
意盡心賑恤且繕修囹圄掃除淨潔雖于死罪者毋使橫天○刑曹啓

平安道監司洪汝方經歷鄭自新等田地決折教旨條畫加減啓達自
新律應杖七十汝方杖六十命自新笞五十汝方罷職○處女成氏車
氏盧氏路上有疾遣內官李貴醫負全仁貴賣藥問疾○司憲府啓曰
婦人封爵必婦道真正者封之卒領敦寧李枝妻金氏不唯再嫁淫行
著聞而以安樂郡夫人擅自結銜罪在不赦乞照律論罪 上允之因
曰此女前日流貶乎左代言金赭對曰再流于外 上曰今所犯則小
夫此異常之女死於外方可也諸代言皆曰此女所行甚可惡也○以
前禮曹叅判河演爲平安道都觀察使 讓寧大君有疾賜藥餌酒肉
仍傳旨利川縣曰讓寧若有他証令其家僮馳驛以聞○八月丙辰朔
視事兵曹啓副司正成揆冒稱司正濫受官職請罪之 上曰此事於
出謝時見露乎考其前職則必見矣如此輩無乃多有而不知乎掌令
尹須彌對曰此人告身時未到臺若到則何爲不知須彌又啓曰前日
請勿遣採訪今又再煩聖聰平安黃海江原咸吉道產鷹之地遣使可
也其餘各道不產且今失農請勿遣贊成權軫從而力陳其弊 上曰
進獻之事不可泛然委遣採訪雖未捕海青中國猶知我盡心也况聖
旨有曰朕待朝鮮厚矣何獻鷹一事尚且難焉其不可不致慮也明矣

勿復言○金科子受錫等上言乞還給父職牒上曰太宗恨科之
早逝然身死已久還給職牒則無他例其子則許通仕路可也仍下傳
旨金科子息從自願許令從仕○上論救荒之策禮曹判書申商對曰
救荒之責全在守令守令得其人則雖甚凶荒可以使民免死守令非
其人則監司雖勤民或至於餓死上曰然予聞戊戌年失農慶尚道
為甚卿為監司何以救之商對曰臣躬行救恤審知民之死生係乎守
令之勤怠今宜選遣朝臣使考賑恤吏曹判書許稠曰年儉之極又遣
朝臣反為煩民未可也商曰國家賑贍周洽實難莫若寬民力令各自
盡其救死也上曰前秋今春皆停講武大抵凡事以不為則必至廢
弛今秋姑以京中侍衛人整行何如稠對曰其勢甚難上於是停秩等
講武失農尤甚平安道船軍限戊申年分四番且自今年冬至來戊申
年正朝誕日各道方物勿令進之又命停慶源鏡城築城之役○御經
筵輪對○丁巳親傳社稷祭香祝○御經筵輪對○司憲掌令尹須彌
上言曰臣性本庸愚又因多事司正成揆告身已曾署經而前日朝啓
誤以不署啓達有乖於憲司之任請罷臣職不允○戊午移御昌德宮
以新作東宮于闕內也○傳旨各道監司都節制使曰進獻鴉骨堆昆

捕獲者賞職無職人初授八品有職人超一等賤人則給米五十石正甫加乙者捕獲者給米二十石半甫加乙者捕獲者一十石其行移道內各官知會○鷹子進獻使上護軍李伯寬赴京師賜衣笠靴套其奏曰臣欲要海青進獻爲此差官分授各道多方打捕竟未得獲止捕到雜鷹選揀共三十六連差陪臣上護軍李伯寬管送進獻外今將各色鷹數開坐鴉鷂一十連黃鷹二十連白鷹六連○平安道監司河演辭上引見俾殿○己未御經筵輪對○罷左司諫金涉右司諫禹承範左獻納趙瑞安右獻納金子鏗左正言南簡贖右正言成自諒杖一百徒三年涉等信自諒之言不考成揆前職自諒揆同姓親也知情自保教勿考前職之議故坐是○召大司憲李孟昉執義金宗瑞掌令尹須彌持平金連枯姜進德就職前此孟昉等以署經成揆告身辭職待罪于家○以城底人屍暴露罷漢城叅軍康丁敬西部錄事韓瓊職○上曰今新作世子宮受群臣朝禮之所不可不備宜令政府六曹議之右議政孟思誠贊成權軫吏曹判書許稠等會議啓群臣朝禮宜受之於書筵堂其堂庭制度宜令廣闊可容群臣展禮 上曰然○庚申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辛酉以金孝貞爲右司諫李承門安完慶左右獻納

金張羅得康左右正言○司憲府啓刑曹臺諫一體一負有犯合同俱
避例也刑曹正郎余德潤宋命山佐郎閔孝權等同議徐達殺人之罪
照律畧合報議政府其行首掌務至於得罪付處而不避嫌安然行公
已爲不當孝權雖曰在任日淺刑殺文書不加詳察無恪謹之意命山
在官已久非不知是非顛倒及被推劾規免已罪以備負署名飾詐荅
之德閔在官最以前後覆鞫文書並皆隨察獄辭曲直靡不徹知但怵
於權勢無所可否安然署名及其推劾規免罪責歸咎房掌尤爲不直
請按律科罪命杖閔德八十命山七十孝權六十○壬戌分遣鷹子採
訪別監于各道○傳旨世子每日晝講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理
更番侍講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事一依李隨侍講時例世
子起居皆從便易至夕乃出以爲恒式○癸亥流星出文昌入軒轅狀
如拳○蕪大司憲李孟昉等上疏曰曾將卒領敦寧李枝後妻金氏詐
稱封爵罪照律以聞未蒙俞允臣等切請若以爲功臣之後女子適人
則不干本宗之功罪又以爲功臣之妻既是淫婦不可以枝之正妻論况
污穢之行彰聞一國爲人賤惡者久矣但以犯在赦前不敢論請若置
而不論使之長享尊榮則無以砥礪婦節伏望 殿下論詐假官之罪

仍黜于外使不得往來于京以礪婦道疏上留中召趙復初曰汝母於
京城十里外勿論畿內畿外自願留居毋往來于京中可也金即歸于
通津縣 上曰金既黜于外不叙其子可矣知申事鄭欽之啓曰通津
此女前夫之農庄在焉今被流居於義絕之家甚爲不可 上曰此所
司之責也代言等啓曰金之子趙深今爲守令諸子亦有入仕者臣等
以謂不便上曰深則隨後可改差復初由禮則武班也代言等啓曰今
已於本人等告身書臺省政曹外矣初金氏趙禾之妻也禾曾通金母
金知之金亦潛通許駭一日禾率妾宿于外金又引駭宿駭脫衣加於
禾之衣桁歸時誤着禾衣而去禾將朝晨入內取衣而着之衣不稱身
遂知而詰之金荅曰今夜許駭來宿誤着而去禾怒叱之金曰汝之所
行如此何咎我也汝若顯說汝先登車然後我登副車禾唾之金益肆
無忌又與家奴朴松者通禾執而教之後金患病引巫穰之奴托於巫
曰非他鬼也我爲祟也諸婦皆掩耳羞愧而伏禾卒後與枝約爲夫婦
婚夕若子若婦皆遮門不納枝曰吾之來此非一兒輩何爲如此朝啓
太宗顧左右曰領敦寧何其不來僉曰娶妻矣 太宗曰誰歟對曰
趙禾之妻也 太宗曰何以娶妻云爾故憲司之請如此由禮復初

長兄明初之子也○甲子日暈○御經筵○知淳昌郡事宋箕温水縣
監申可權高敬縣監盧孟温等辭上引見曰守令任重各謹乃職况
近罹旱灾民生可慮尤不可不謹慎也○北部人家失火連燒二十四
戶○乙丑視事時平安道宣川龍岡鐵山海潮溢沒海邊田上曰古
亦有之乎禮曹判書申商對曰古亦有之非灾異乃豐祥也有司請高
麗太祖影幘三行兵幘二六功臣幘六鑄像一請埋於太祖陵側上
曰功臣幘埋之一處是無上下之分也各埋之可也司憲執義金宗瑞
啓曰府尹郭存中曾爲知申事時受王琚妻王氏穀二百石奴婢十
口知申事鄭欽之受穀五十石二人於王氏雖皆族親然非義則雖一
芥固宜不受以有名朝士知非受之甚爲不當請科罪上曰受近戚
之物豈爲非義以此微事貶親信之人無乃不可乎爾退而言於同列
上曰本朝使臣赴朝時遣行臺監察無乃有弊而無益乎停遣行臺
何如贊成權軫吏曹判書許稠等對曰臺監所至京中各司震肅况外
方乎稠曰臣以執義遷判事監察分臺而至其敬畏之心不以前目下
官而有所減也其畏監察而不敢犯法者類如此誠不可不遣也上
曰然○叅議金孝孫回自慶源復命悉陳慶源移鎮於龍城之利上

曰此計在朝大臣已皆陳之然予心以爲祖宗封疆不可縮也往者野
人侵占我地已多今又退移則是棄而不守也若廣築城堡多聚民戶
以守禦則可矣如以慶源退縮爲便則閭延巨濟亦是一體又從而爲
退縮之計甚非祖宗拓地之意也其令政府六曹更加商量許稠曰
殿下之慮實萬世持守之美意然慶源爲鎮四面受敵民不願居雖強
驅士卒以戍之人心未安莫保朝夕猝然有變必不效死况龍城去慶
源不過三十餘里雖移邑非棄而不守也且今赴防者皆禁兵久於戍
邊亦不可也臣前聞李榮之言今見孝孫之啓如合符節不若速移以
定民心以固疆圉臣意以爲更無餘策矣禮曹判書申商曰龍城彌曰
無籠貴良田萬頃可以足民食若移此地除弊者多矣兵曹判書黃象
又從而極陳之皆如稠言 上曰古鏡源設鎮之時民戶幾多入居象
對曰多矣稠曰其時彼敵視我 太祖如戴父母民無離叛之心象曰
慶源之民去留未定久矣爲帥者亦欲移鎮以待定議不可不速移也
上曰須更商確然後可定乃命明日會時散二品以上可與議事者
共議○咸吉道都節制使啓本道付藉子弟率多上京或受隊副隊長
之職或爲巨室私伴人軍額日減請刷還原藉上可其啓黃象啓曰

咸吉一道隣於彼境不可與他道例論其民之欲仕於京中者雖是付藉之人宜須聽之以增向化之心上曰然則其已仕於京者勿還為私伴人者刷兩遣還自今付藉而潛來欲從仕者勿許○輪對經筵○始營東宮○丙寅兩○御經筵輪對○知龍川郡事李陽生辭上引見曰今天降災平安道尤旱予甚軫慮就乃職勉乃心無俾民飢賑濟毋或遲緩○丁卯御經筵輪對○前都摠制李之剛卒之剛字仲潛廣州人判興校寺事集之子也壬戌登第累遷議政府舍人司憲掌令丁亥太宗重試文臣中乙科七人拜藝文館直提學判繕工監事出守水原府入為禮曹右叅議遷吏曹左叅議陞藝文館提學歷漢城府尹慶尚道都觀察使刑戶曹叅判平安道監司禮曹判書議政府叅贊兼大司憲以中軍都摠制辭職養病至是卒年六十五計聞輟朝三日謚文肅學勤好問文執心決斷肅之剛性厲簡所至有聲績不治產業無嗣○傳旨平安黃海道全失農各官飢民賑濟以國庫米豆除申報樽節分給使不飢餓其始給日月與飢民之數具書以聞○築江華牧場○王子增生宮人金氏出也○戊辰御經筵○知端川郡事康仲敬同福縣監金尚保抱川縣監申梯等辭上引見曰今天旱甚各盡乃心俾

無民飢明年農事無失其時○進獻使安壽山以書啓御馬少監李信
自北京到遼東遣千戶高通於義州求鷹犬於尹太監大監問 皇帝
南幸與否通云 皇帝移御東宮始營奉天殿且潛邸時所居之殿改
蓋黃瓦南幸之事似乎停矣鳳曰到遼東細聞通之○漢城府啓內禁
衛具仁孝自稱功臣之後毆隣人黃叔南妻請科罪贊成權軫啓曰臣
爲刑曹漢城府聽訟之際功臣子弟專恃宥息態度異常甚爲可憎不
可不懲 上曰恃功臣故犯誠可憎也命罷職付處○己巳御經筵○
宥前府尹權蹈○庚午視事經筵輪對○傳旨成古道監司曰安原君
子孫成興住韓林等十三人朴萬歎祐十二人北青住韓逸吉州
住韓英富端川住韓連等四人定平住姜德桓等三人鏡城住孫得春
並皆復戶使奉先祀○吏曹判書許掬等啓中庸曰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朱子曰親親而不任之以事者何也此尊尊親
親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
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
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今我本朝待宗室尊位重祿不任以事
唯慎宜君仁元尹義禮以祖益安大君芳毅列於開國功臣副元尹碩

以父奉寧府院君福根列於定社功臣故皆屬忠義衛混於軍士之中
有乖成憲願除宿衛之任以尊宗室以盡親親之道 從之○辛未銜

經筵輪對○咸吉道敬差官宋仁山辭 上引見面諭而遣之蓋前遣

金孝孫審移鎮龍城便否其所啓不協 上意時散二品以上所議亦

各紛紜故復遣仁山審視○右司諫大夫金孝貞等上疏曰卒領敦寧

致仕李枝後妻金氏淫行放恣播在見聞人皆醜之今當辨訟之際任

然稱爵憲司請置於法 殿下特從寬典只令其子率歸于畿內農莊

是適已自便而縱其兩樂也曾何少有懲艾之心乎願從諸邊鄙以快

國人之望且子趙深今知撫山縣事其母既不齒於人類而竄黜于外

其子則覲面在任以爲一邑標準可乎伏望 殿下亟罷深職以正人

倫以重風教留中不下正言人張啓曰金氏旣是淫婦又犯假官之罪

罪不可赦令其子率歸畿內農莊是但使縱樂而已暫無懲戒之意况

茲農舍乃先夫趙禾所營尤不當居也且其子不可爲民表伏望俞允

上曰爾言是矣然淫行放恣犯在赦前若假官稱爵雖曰不可功臣之

妻犯罪而以夫之功得免者有之金旣爲李枝之妻連於宗室則亦不

當加罪也只命罷深職○壬申視事 上曰平安黃海道今年還上予

欲勿收禮曹判書申商對曰非爲國用但爲救民須收納以爲種子可矣。上曰還上盡收而還給不均以致飢死則是奪民之食使之死也。予心以爲不可其更議以聞申商又啓曰前以農時命停造石磬今已立秋乞送玉工於南陽畢造。上曰予見其石磬石品最好磬亦不下唐磬朝廷所賜之磬備乎否商對曰只有二架其餘皆以瓦磬代之。上曰然則送工畢造可矣。○上問於代言等曰司憲府曰淫婦甘同奸夫幾何本夫誰也世族衣冠之女乎左代言金赭對曰奸夫若李升黃致身田穗生金如達李敦等也其他潛奸者不可勝紀本夫則今平康縣監崔仲基也仲基爲務安守時率去赴任此女托疾請先到京而淫行貫盈故仲基棄之其父則檢漢城俞龜壽皆是士族也。○經筵輪對

○平安道安州龍川雨雹損穀。○癸酉京畿監司金孝孫辭。上引見

面諭。○輪對。○司憲府啓平康縣監崔仲基妻甘同背夫自稱倡妓京

外恣行奸夫金如達李升黃致身田穗生李敦累朔通奸以不知根脚

修飾吞通請收職牒與甘同一處刑問現推依允。○以摠制金五文妻

鄭氏爲淑慶宅主。○甲戌觀稼于中良浦綠楊等處。○京畿採訪李思

儉進鷹三連。○賜被擄逃來漢人苦失帖木劉都里等一百名衣鞋等

麻布差司譯院判官朴茂管解遼東○乙亥視事經筵輪對○務安縣
監朴錦辭 上引見曰聞今年全羅道禾穀稍稔然其間豈無失業之
民盡心賑恤○執義金宗瑞等上疏曰竊謂人有所犯必名言其罪與
衆共棄然後爲惡者懼臣等近將卒領敦寧致仕李枝妻金氏之罪具
疏申請留疏于中潛黜于外是雖 殿下隱惡之美意其於懲惡之道
何且通津田墅本是趙禾之所營而金氏宿着淫行又適他姓其與趙
氏義絕豈宜居是墅以享其利哉况密邇于京非污穢之人所當處也
伏望 殿下命黜畿外以懲其惡以礪婦道召宗瑞及右司諫金孝貞
曰金氏既連宗室則假官之罪不可加也淫行放恣犯在赦前然以京
都不可居也故放黜于外通津別業先夫趙禾之所營亦不可居也故
移于江華其勿復言○司憲府啓甘同奸夫摠制鄭孝文上護軍李孝
良海州判官吳安老前都事李谷水精匠張智鞍子匠崔文殊銀匠李
成前護軍全由性行首邊尚同等加現請收職牒拿來鞫問且後有加
現者亦隨即收職拿問 從之孝文孝良姑除收職拿來後現者亦須
啓達金宗瑞啓曰孝文之犯雖在赦前而其叔鄭擢先奸知而故犯罪
干綱常不可置之孝良以仲基妹夫通奸二人行同禽獸須究治之

上曰此女不必加推已見奸夫十數而宰相亦在事體已成以此決罪可矣雖更推之此女豈能盡記孝文以不知而奸爲言且功臣之子赦前之事毋更推○刑曹判書盧閑啓曰臣路見一僕負一物稍似人形而皮骨相連憔悴莫比駭而問之曰集賢殿應教權採家婢也採疾其逃亡囚之以至於此本曹覈之未畢未即啓達其殘忍之甚不可勝言上曰予以權採爲安詳人也其殘忍如是乎此必受制於妻而然也須窮覈之○憲司又啓甘同女姦夫黃致身邊尚同田穗生以不知根脚不直納辭請刑問上曰三人若知則甘同於三次之刑忍而不言乎此女不言而又刑此三人不可勿刑保放○賜魚于讓寧大君○傳旨今後忠義衛內政曹成恂館及職帶春秋知製教者除入直○丙子御經筵輪對○右議政致仕朴可興卒可興字安中順天人初以蔭補散員累遷三司左尹慶尚道按察使擢密直司右副代言遷禮儀判書移典法軍簿判書密直副使以事謫外我太宗即位可興子錫命以佐命功知遇特隆由是起判恭安府遷開城留後檢校議政府贊成右議政致仕至是卒年八十一計聞輟朝三日謚靖厚寬樂令終靖思慮不喪厚○傳旨禮曹曰擅君箕子廟制更議新羅高句麗百濟始祖立廟

致祭并考古制詳定以聞○丁丑御經筵○遣禮官賜祭于卒都摠制
盧弼其祭文曰死生理數之必然而吊恤國家之尚典也惟卿謙恭有
守悃幅無華在家克儉奉公惟謹歷仕三朝遂躋崇班居閑怡養謂享
期願計音忽至良用興歎爰命有司節惠賜謚今遣禮官致奠素帷於
戲君臣義深敢忘卿之宿德幽明理一諒體予之至懷○戊寅親傳社
稷祈雨後報祀香祝○御經筵○己卯視事經筵輪對○刑曹啓集賢
殿應教權採曾以其婢德金作妾婢欲覲病祖母請暇不得而潛往採
妻鄭氏訴於採曰德金欲姦他夫逃去採斲髮榜掠加桎左足囚于房
中鄭礪劍擬斲其頭有婢祿非者曰若斬之衆必共知不如困苦自至
於死鄭從之損其飲食逼令自喫溲便溲便至有生蛆德金不肯乃以
針刺肛門德金不耐其苦并蛆強吞數月侵虐其殘忍至於此極乞收
採職牒與其妻并拿來鞫問懲戒依允而以判府事卞季良提學尹淮
摠制申檣之啓遂改命除收職牒下義禁府鞫之○執義金宗瑞啓濟州
牧使趙希鼎赦後賊三十八貫且以進上蚌珠賂權門忘君附勢之罪
當置重典請拿來更問科斲 上曰希鼎所犯不小子以爲當誅宗瑞
又啓所犯至大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請拿來刑之 上曰姑改照律

以聞○兵曹啓大閱所以鍊軍士也每歲行之之法立而不舉請今年行之上曰去年以軍數不足停之今年侍衛軍亦有停番上之道然古人有以婦女行之者今秋大閱可矣判書黃象請滄九月下旬吉日從之○庚辰御經筵輪對○傳旨今後前銜及喪制未畢奉使赴朝人負入中國境並着本品帶○辛巳視事經筵輪對○京畿監司將江華築牧場軍數與日期以啓上曰前日判府事崔閔德親審來啓曰江華水草豐美徙居民於他郡爲牧馬之場誠萬世無窮之利也後判書成達生又親審來啓曰水草誠美然田地亦甚饒臣以爲居民不可盡徙况閑曠甚多雖牧馬萬餘匹有餘裕矣予前聞閔德之言以定徙民之計民亦定遷徙之志願收今年之穀然後徙之後以達生之言又生一議政府六曹皆是達生今築場軍數至一千七百則失農京畿何以堪之築而不堅則無乃每歲崩潰又生巨弊乎本國謀事變更多端此事之議亦紛紜不定有曰貴人賤畜予以爲亦有輕重之辨况馬政甚大國家安危係焉以三百戶遷徙爲重而軍國所資萬世之利爲輕乎民雖遷徙給之田廬豈至失所待秋收徙民放馬何如欲冰凍前畢事督民築城則其不堅固必矣將何而可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許稠

等曰若放馬多而牧場狹則徒民可矣今雖不徙居民場內廣濶可以放萬馬而有餘而況江華海口要害之地脫有倭寇悉由茲馬盡徙居民其不可也明矣堅築石城放馬孳息仍舊耕田使民阜盛則庶爲兩得民雖已知移徙之由然不築城而放馬萬匹則其未穫之禾及登場之穀舉被踏喫民受其害矧欲建萬世之利其可一朝而畢乎冰凍爲限徐徐堅築今年未畢待明春明春未畢又待來秋甚爲便益宜委遣朝官更審築城廣狹高低可矣於是遣護軍郭貞審之○進獻使安壽山馳書啓曰處女及使臣今月十七日到遼東都指揮使王真劉清等迎于柳河以有屋車子八兩分載女使執饌婢入城館于前衛因處女結束留連且尹太監言北方未平停南幸聖節日朝見爲可自彥月十九日騎雙馬先走北京王真言以迎處女內官三人到廣寧二人到玉田縣留待○兵曹啓甲士去官之法 上曰前此甲士去官不均者以內禁內侍等衛之人借受甲士之職故甲士司直或一司有一人或一司有十人者欲自今十司通計仕多者去官僉意以爲何如右議政孟思誠禮曹判書申商等對曰如此則去官均矣吏曹判書許稠曰然則一司同心添到之弊生矣 上曰每月季書到數藏兵曹則豈有添到

之弊乎漢平君趙涓啓曰前已有月季書到數各軍掄制署而藏之之法
上曰此外無他術矣許稠曰杜添到之法詳議行之可也○禮曹
據奉常寺牒啓奉常大小祭享專掌供備而本寺奴婢數少請毋定於他
司之役專供祭享從之○壬午御經筵輪對○義禁府啓侵虐德金瘦困
幾死非權採所知奴仇叱金婢楊德所言與刑曹取招頗殊若欲歸一
宜當刑問然以奴主間之事刑問窮推未便但鄭氏不聽家主之令斷
髮侵困之罪照律何如 上曰姑放採更於鄭氏鞫問德金瘦困情由
以啓俄而進畢推啓本 上覽之曰採之事雖曰奴主間事非奴婢自
訴國家知而推劾論以奴主間可乎累朔侵剝幾至死亡殘忍莫甚豈
可不鞫而失其情乎其事干奴婢刑問更推採若與聞亦還拿問○賜
被擄逃來漢人反羊哈等男婦共一百六名衣服笠靴苧麻布差司譯
院判官辛伯溫管解遼東○癸未視事經筵輪對○慶尚道監司推問
和買倭客銅鐵人以啓 上曰私買銅鐵有禁乎禮曹判書申商曰自
鑄錢之後爲國用有禁 上曰銅鐵丹木負重故不輸於京商賈和買
無妨○兵曹啓平安道義州朔州江界千戶百戶知印今史等與平壤
土官和會四年一次去官已曾立法唯留營鎮撫獨未受職依咸吉道

例各於所在官受薦狀安州三人義州江界各一人四年一次於平壤
土官叙用從之○甲申視事經筵○司憲府啓吳安老納招言甘同與
我說義州牧使南宮啓亦吾前夫也本府問於甘同答曰素交啓妓妾
故知啓之名安老歷問前夫我但以知名故并說耳實無所私又言出
穗生爲軍資注簿時手書讀書生乞糧單字僞著名號授吾婢夫內隱
丁呈于江監穗生告諸同僚曰此寒生之請不可不聽給米一石又女
與禁中春同謀請於鈔事崔福海作盲人乞糧單字又令內隱丁呈于
軍資監穗生獨坐給米十斗女與禁中春分用又曰穗生尚同致身皆
知我根脚致身今年三月謂我曰問諸吳明義謂汝非妓汝何如女也
答云我實是檢漢城尹俞龜壽之女致身聞之共枕半日其後不復來
我前日以皆不知根脚納招者緣我父母屢使人言曰此三人知汝根
脚之言汝慎勿說以故隱諱耳以此觀之則致身穗生尚同皆知根脚
而抗拒不服明矣請加拷訊且前日命甘同女奸夫只推時現者臣等
勿復推問然更思之同是奸犯一罪一免似為未便請盡推劾以戒後
來上曰加現者則推之可也致身知根脚而半日同處後不復來其
罪不亦輕乎其除刑問穗生尚同囚禁窮推如有刑問之端更啓○義

禁府提調申商啓權採奴婢納招與刑曹無異而採與妻皆不輸情且歸咎於刑曹判書此人但識學文不知慚愧上曰人君之職代天理物物不得其所尚且痛心况人乎以人君治之固當一視豈以良賤而有異也祿非現出則事證尤爲明白如比而採亦不服則當刑問○上曰外方温井在處欲沐浴離病殘疾之人多聚之而苦其糧餉之匱依義倉賑濟例於病人多聚温井之傍積穀二三百石賑恤何如禮曹與政府同議以聞孟思誠申商啓沐浴人多聚之處莫如平山郡温水縣兩處温井若立此法恤窮至矣○乙酉親傳朔祭香祝○御經筵輪對○吏曹啓世子朝見時加定侍從官簽掄制田時賞李安吉洪約上護軍金陟前上護軍洪師錫大護軍金祐生都萬戶申得海前經歷金允壽護軍河漢司直洪迪書狀兼檢察官鄭麟趾遭喪代以奉常少尹韓處寧加定打角夫前護軍僕衛司譯院直長金精秀副司正金汗○司憲府啓甘同女奸夫長淵僉節制使朴從智行司直朱嗔紫前判官柳升濡內資判官金由珍察訪崔濤吉州判官安位部令李秀東鎮海縣監金利貞司正金若晦副司直薛哲余慶行首李堅秀殿直權格別侍衛宋復利及第李孝禮等加現○九月丙戌朔受朝視事經筵輪對○

召掌令尹須彌曰甘同加現奸夫內雖知此女根脚而奸在赦前者及雖奸於赦後不知根脚者並勿論須彌啓曰赦前赦後根脚知不知只以甘同之言取實則必以情愛輕重不直納招須并奸夫閱實而後可以知其實矣 上曰居京者憑問閱實可也若赴任在外者則除拿來將其事證推考○賜內膳于讓寧大君○傳旨吏曹今後司宰監注簿直長中擇其可幹事者爲久任專掌船隻及緊要之事○禮曹與漢城府同議啓埋骨借勸勵事目一前定僧十名數少今加定六名屬東西活人院各八人分掌五部及城底十里給朔料益醬春秋兩等各給縣布一匹一令活人院官考其勤慢其中掩埋最多者每年一人授職一掩埋勤慢及院官檢舉能否令司憲府漢城府檢覈從之○丁亥御經筵輪對○甘同加現夫成達生朴根朴好問李蓄李具商洪治南宮啓柳江鄭中守○黃海道安岳郡兩雷損穀○司僕寺提調啓平安道境連上國使臣往返時騎載馬刷於民戶其弊無窮請於本道身伊島稜島和島等處看審水草如可爲牧場則以繇布及米於其道自願入處換易雌馬與本寺雄馬合放孳息後三四歲壯雄馬充於國用其次者分給各站以至軍士皆得買之庶免刷馬之弊其監養以其道僉節制

使兼差監牧考察孳息下政府諸曹議之僉議令其道監司節制使同
審便否後更議從之○戊子御經筵輪對○義禁府啓權採扭妾婢德
金家內囚禁及妻鄭氏因妬德金斷髮與矢針刺肛門越日給食累朔
囚禁侵虐飢困濱死照律採杖八十鄭氏杖九十命採收職牒外方付
處鄭氏贖杖○傳旨慶尚道監司今送大全易書春秋依性理大全例
刊板○己丑視事經筵輪對○吏曹判書許稠言於知申事鄭欽之曰
君臣父子奴主之間其體一也今以權採侵困婢子之罪職牒收取外
方付處臣恐綱常之紊始於此矣欽之以啓上曰雖婢已爲妾則當
以妾待之妻亦當以家翁之妾待之其殘暴如此其可赦乎欽之對曰
採之罪則似輕於是改命只罷其職○禮曹啓謹按漢平帝五年置
宗師詔曰宗室子弟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
糾之致教訓焉明帝永平九年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
孫莫不受學又爲外戚諸子立學於南宮唐置弘文館於門下省崇文
館於東宮皆宰相領之其生徒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爲之宋英宗
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學館詔爲宗子建學其教養勸課與夫簡試
升黜之法皆視大學今我國家內而成均各部外而州府郡縣皆設學

校而置師生教亦至矣然無宗親入學之所教養無方誠為未便乞依古制別建學舍於建春門外宗親子弟年八歲皆入于學擇有德行可為師範者二人為教官朝夕講勸使之成德依允○兵曹啓三軍甲士十司和會呈都目其仕到自中磨勘則互相亂雜必錄虛仕請令其軍首領官都事上大護軍護軍每月季親執公座簿磨勘仕到置簿當歲末都目時更考施行從之○司諫院啓實行二品負妻子除授已有成法今兵曹以檢漢城鄭舉妻子授隊副職有違立法請罪之上曰實二品妻子不計仕日多少乎右司諫金孝貞對曰不計仕之多少除授例也上曰然則勿罪兵曹毋出此人告身在先檢漢城列於二品故誤授之耳此後違者乃可罪之○司憲府啓拷訊淫女今音同童子及曹祥從之上曰昔河千景奸趙氏趙瑞老奸柳氏皆宰相之妻故以律外大懲太宗講武于忠清道李叔蕃欲救千景之死因金漢老權永均沈溫等請於寡人及讓寧孝寧然豈可以私廢公理太宗聞之以為非也還宮議于羣臣晉山君及諸卿皆曰可殺唯南政丞依違對之太宗特殺之今失行婦女斷罪予甚慮之下季良曰當以律文施行可也欲律外懲之者亦有之然其終必有不通之處許稠對曰我國

之人非唯婦人不貞男子多爲強暴先正人心以正風俗可矣 上曰
女子失行婚嫁失時之致然今此童子今音同嫁於少時豈有如此之
事女子失持者已令京外官考察成婚官吏不用心故致有如此之事
婚嫁之年立限何如季良曰以十五歲定限可矣其中有故雖過一二
年未爲晚 上曰卿等熟議稠 又啟曰崔澹奴婢訴狀有曰國母母氏
追身論罪臣見之驚駭痛心國俗漸薄上下禮節掃地無遺雖有粟烏
得而食之此人甚可憎也須爲大懲 上曰已令憲司推之稠曰徐達
雖殺人芸平之子當訴寃於官而擅率四十餘騎往追大興縣達與縣
監盧皓同坐摔而下之射其足踝暴惡莫甚此所當懲者也達被劾不
暇言之而監司守令因此不治新昌之吏前觀察使之妻過縣非唯不
厚待反加凌辱其俗之惡不可勝言 上曰射達之事予聞之矣成倘
追捕予所未聞此爲甚憎須推劾鑑後稠又曰判府事下季良妻歸觀
歷行忠州村人五十騎路上打傷從人侍婢伴倘等凌辱及其妻氏其
罪惡既極不禁此習則將來可慮以一國言之上有君次政丞次判府
事以一品之妻備侍從而行無疑畏成倘作亂凌蔑如此 上曰今聞
之不覺驚駭季良條陳其事并啟忠州判官李益朴杖殺魁首白雲興

因此受罪之事 上曰其人之死當矣而官杖之亦宜矣其魁首雖死
倘人須當治罪以鑑後來命憲府鞠之仍謂知申事鄭欽之曰李益朴
可用人也後日須啓用之○申商啓曰朴堧陳言樂器未備祭壇以土
封之無垣墻深爲未便臣以爲築墻仍造家三間令人看守可矣至於
社稷壇亦窄獻官升降逼近神位須宜改造 上曰社稷壇改造已曾
議之仍曰以拒黍改造律管雖朴堧不能矣以中國黃鍾准而作之則
雖非拒黍可矣以中國黃鍾與朴堧所造律管審其音則其諧與不諧
可知矣商曰非朴堧獨造領樂學孟思誠助之 上曰樂器委之朴堧
則聲音節奏庶可得矣商曰風雲雷雨合書一神主祭之未便 上曰
分書四位置之一壇祭之何如商曰如此則可季良曰分而祭之可矣
合而祭之亦可矣陰陽不相離也且中國天地合祭一壇今檀君三國
始祖共置一壇祭之亦可矣 上曰三國始祖合祭於檀君則是去本
國適他邦不可季良曰檀君吾東方都祀也不妨 上曰檀君統有三
國予所未聞然則聚於京師共置一室祭之似可矣○司憲府啓前司
正崔澹於奴婢相訟狀直斥國母親母三韓國大夫人安氏爲貪暴追
身論罪之言情涉凌上律應杖八十徒二年從之○庚寅御經筵輪對

○司憲府啓監察房主金虛有司金叔儉權擇於新監察權守琮朴興居則受參禮李補丁成栩則不受勒令移病皇甫良朴興居權守琮符同房主有司不順圓議崔敬明權蹲金慶鍾李孝老閔伸金璜尹處恭等李補丁成栩痕咎不會明白陳告及本府劾問乃言李補丁完川君李淑之婿同婿安玖拜監察以妻故未得出謝行公淑之妹夫崔宙拜監察亦以妻故未得出謝成栩昵愛婢妾疎薄正妻為南部令與管領對坐共飲無士風皆不可與同僚曾降教旨舊監察於新監察依新舊臺長例敬讓相接或有不堪同官者臺長處明白陳告今監察等不遵此教律該笞五十從之金慶鍾金璜閔伸權蹲功臣子孫勿論 上仍曰雖勿論就職未可也補丁栩亦罷○辛卯受朝視事輪對○兵曹據黃海道監司關啓海州大小睡鴨島不合牧馬唯瓮津昌麟島海州龍媒島水草俱足請以兩睡鴨島馬匹移放於昌麟等島從之○刑曹與議政府諸曹同議啓三品以下朝士有犯推劾至杖罪者二品以上至死罪者並著項鎖自外方拿來時三品以下著鎖二品以上依京中例從之○壬辰還御景福宮○御經筵○司憲府啓濟州安撫使趙希鼎道掌內皮匠留于衙內四十八日以官中鹿皮二領獐皮二領獬皮一

領常氈及梁孟智所贈獬皮二領鹿皮二領造靴鞋及鞍自用且受掌
內金祿玉纓又於各處贈送雜物計贓赦後入己五貫七百六十八文
贈與三十三貫二百五十四文共三十九貫二十文照律該杖一百流
三千里刺字監刑私奴洪龍致死罪杖一百徵銀十兩真珠稱爲進上
納官無異內府之物以小者進上大者贈李原忘君附勢其心不忠比
盜內府財物律處斬從之○癸巳經筵輪對○以權軫爲贊成許稠加
崇政使曹判書成揜判漢城府事郭存中吏曹參判崔士康兵曹參判
李澄石禹博左右軍檢制金五文金孝孫右軍同知抵制沈道源慶昌
府尹朴安臣禮曹參議李繩直工曹參議宋仁山兼知刑曹事○謝恩
使李皎先遣通事艾儉來啓七月二十九日到夏店見指揮金聲聲言
我與內官二人入狗兒國捕海青五十七貿易明魚膠豹皮白黑狐皮
白鼠皮而來海青大半死於路上但進二十八以明魚膠四箇授皎曰
此物雖薄願獻 殿下以表吾誠○甲午視事經筵輪對○丙申受朝
視事輪對○知豐川郡事宋虎生知機張縣事權護尚州判官吳繼宗
知麟山郡事安紹之等辭 上引見曰今年早災平安黃海道尤甚而
事務之煩又倍他道慶尚道則雖曰小稔民生安有足乎汝等往盡乃

心毋使一民或飢○傳旨平安黃海道監司今年因旱失農各官人
民所受還上收納時貧乏人勿收○前判羅州牧事黃子厚啓鄉藥救
急方印出分於外方以廣救生之路遂命送于忠清道刊行○刑曹啓
大靜囚奴甘松強盜律該斬從之○丁酉雷電○傳旨曰刑曹司憲府
因雜訟煩劇所掌之事未能專治或致差誤其中省事條件議政府諸
曹同議以啓僉議啓一刑曹所掌禁賭博禁火禁良賤相婚死人檢屍等
事移於漢城府公處脫漏奴婢陳告各司各官各驛奴婢回換各司奴
婢免役侍丁奉足定給等事移于都官一司憲府所掌年壯未嫁女成
婚過限不葬各司虧欠米豆及雜物推徵京中還上推徵等事移於漢
城府避役入吏還本事移於刑曹到宿考察事移於吏兵曹關門擅入
人推考事移於兵曹從之○召掌令尹頊彌謂曰童子今音同之獄何
時畢乎大抵奸事至隱至暗古人制律必以奸所捕獲論之必有深意
然在先衣冠婦女失行事證明白則論之今童子奸異姓總麻親曹詳
曖昧未明而奸林堅守已服今音同奸揚自贖亦服以此決罪可也童
子今音同既非奸所之捕而訊問累次無乃不可乎若以損益論之勿
此人以鑑於後不無益矣必期以現推強刑取服所損倍甚近日看隋

紀至拷訊不過二百意欲立刑問度數復恐姦猾之徒知而故忍不吐情實自予踐祚以來雖識理之人畏刑未能自明待後更推得免其罪者有之爾等詳知此意明劾毋過刑速決○己亥 命左代言金赭將甘同童子今音同揚自敷等罪依律科竊與律外致辟可否與議政府六曹三軍判府事漢城府堂上會議于議政府或曰甘同以士族之女背夫淫奔自稱官妓縱欲無忌敗倫莫甚宜置非常之典以戒後來或曰依律論罪以律外邊遠官婢永屬終其身童子今音同揚自敷等罪或曰依律施行男女邊遠定役終身或曰以士族異姓總麻親相奸懷胎辭證明白當置重典或曰以士族女失行依律施行沒為官賤以終其身命下司憲府照律以聞○謝恩使李皎回自京師○庚子地震○議政府六曹三軍判府事漢城府堂上詣闕問安仍啓曰 殿下鍼灸未久而坐馬涉川觀大閱則臣等恐鍼灸無效矣雖小民鍼灸切忌涉水况至尊乎請停今年大閱從之○慶尚道仁同新寧迎日彥陽寧海興海永川梁山清河河陽蔚山忠清道丹陽忠州全羅道順天益山錦山和順長水長城地震○辛丑司憲府啓檢漢城俞龜壽女子縣監崔仲基妻甘同奸夫成達生鄭孝文柳升瀉金利貞金若晦薛曾余慶李堅秀

李谷匠人崔文殊張智李成等犯在赦前全由性朱嗔紫金由吟李孝禮李秀東宋復利安位等不審此女從來非處行奸以縱其慾李子成雖未行奸與奸無異黃致身以關津之吏過行之女招引相奸後知從來亦且連奸邊尚同當李升作妾率居之時竊而奸之不惟心行不肖累朔通奸則豈不知此女從來李升李敦知其根脚安然通姦往來其父之家其爲無恥莫甚吳安老既以民表不知從來之女引入衙內姦之乃至官物或賣或贈田穗生亦累朔行姦其知根脚的矣且請於崔福海托盲人之請書單字呈於見任軍資監親給米十斗猶爲未足又托書生之請給米一斛無異穿窬李孝良則雖曰無服之親姦妻兄正妻不似人類權格則知姑夫李孝禮曾奸亦且累次通奸金如達路逢甘同避病而行妄稱徼巡恐嚇行奸肇開濫慾往來仲基之家相奸無忌卒至率逃頽惡無比甘同以朝士正妻棄夫在逃詐稱倡妓京外橫行勿論貴賤晝夜宣淫醜惡莫比宜大懲鑑後崔福海聽穗生奸計假托盲人乞米於軍資監俞龜壽非惟不能防閑女子淫行其奸夫亦於家內許接並按律由性嗔紫由吟李禮秀東復利安位子成等官吏官杖六十致身無夫女和奸杖八十李升率去任所違令答五十安老官

吏宿倡杖六十受布物放賣雜物笞四十給糧米以自盜杖八十穗生
宿倡杖六十軍資注簿時給斛餘米計贓一貫以下杖八十孝良杖一
百權格杖九十廿同與仲基同居時奸余如達後與家翁同宿稱小便
逃歸如達因而背夫在逃改嫁者絞如達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廿
同爲鄭擢妾時同姓姪鄭孝文奸伯叔妻者斬妾減一等奸仲基妹
夫李孝良杖一百然皆赦前所犯以李升之妾奸邊尚同杖九十丙午
年更奸如達及各人杖八十更奸孝良權格罪杖一百從一杖一百去
衣受刑致身安老李升穗生杖八十安老穗生刺字由性嗔紫由珍秀
東復利安位孝禮子成等各杖六十格及尚同杖九十敦及如達杖八
十孝良杖一百龜壽笞四十福海笞五十命如所啓龜壽除他事自願
付處致身只罷其職安老除刺杖八十李敦孝良尚同穗生以功臣之
後除他事外方付處嗔紫以功臣之子只罷其職權格減一等李子成
勿論○司憲府啓故司正楊雄女童子以處女逃歸故林得成妻閔氏
家與其子林堅守相奸罪堅守陰誘童子行奸移置他家罪故少尹曹
敏卿女子今音同以處女奸異姓總麻親楊自敷又奸堅守之弟林逸
罪揚自敷奸總麻親罪照律童子堅守乃奸杖一百林逸今音同和奸杖

八十今音同自敷各杖一百徒三年童子今音同並去衣受刑然揚自敷今音同行同禽獸請以律外大懲命皆如律施行○司憲府上疏曰臣等具甘同揚自敷今音同之罪請置極刑 殿下依律斷罪此誠 殿下欽恤之美意不敢請誅然前此犯此者皆受極刑今此三人只依此律則非惟大失輕重之宜無以礪婦節正汚俗也伏望既杖之後沒爲邊郡奴婢以終其身雖遇赦宥使不得免放依允○慶尚道迎日縣地震○壬寅禮曹啓謹按朱文公家禮云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註云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今爲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我國家慮貧乏之人或有過時不能婚嫁者令中外攸司嚴加訪問使不失時違者罪之載在禮典然年限不定故大小婚姻之家無汲汲欲速之意而中外攸司亦無所據考察陵夷以致失時非唯有乖於陰陽之和至有女子或爲人所污風俗不美誠爲未便自今一依文公家禮女子年自十四至二十歲內并皆成婚如有故不得已過限者具其事由京中則告于漢城府外方則告于其官中外攸司更加覈實如有無故過限者其應主

昏者依律論罪從之○癸卯視事禮曹啓 太祖外祖母朝鮮國大夫
人墓請立石人 上曰古遠之墓自 祖宗已不修而今日修之何如
吏曹判書許稠曰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此墓在 太宗已爲外曾祖
夫不修爲可斡朶里崔於夫哈兀狄哈巨之應哈等上言願依他向化
例給奴婢 上命賜之仍曰前此向化人來限三年給糧已曾立法向
化人數本不多而土著居計有餘者已矣其中居計不實者給料可也
且北方之人來仕者給糧安居而北邊因以無虞則來仕者不過二十
餘人雖費千餘石何愛之有許稠啓曰此人等遠來侍衛優待便 上
曰前者讓寧朝見路次行宴享回來時 帝以民弊除之仍賜茶飯以
送然乎且宴享時中朝內官指揮等與世子相接禮何如孟思誠對曰
還來停宴然矣相對之禮內官向南世子坐西 上曰前此使臣來本
國讓寧獨宴則使臣坐東相對予曾以宗親叅宴亦與使臣相對往在
趙亮易節之來孝寧往碧蹄驛通事告使臣以本國相對之禮使臣強
之向南此必因使臣訥異也今世子入朝公廳偶有政丞與言之時政
丞跪而世子不跪則政丞師也無乃不可乎思誠對曰政丞跪而世子
從優而行可矣 上曰世子在本國境內雖鄭招元閔生之跪亦宜

答之入中朝則不答可矣且入朝朝拜之禮若以本國之禮而行之則世子必答拜矣處之何如入朝除朝拜無乃可乎朝見禮度考前例立法可也又曰入朝不得已所買之物何物也思誠稠對曰若紗帽品帶雨衣等物不可不買前日亦有買書冊藥材等物者執義金宗瑞曰此非常行也須立禁不得買賣至於品帶雨衣持去可矣稠曰前日朝見時不立行次刑法小人多有不順宗瑞曰答杖天下之通用也須立某品以下直斷之法倘有犯禁者刑之以懲不恪 上曰小人隨罪即刑可矣其定法而行○御經筵輪對○傳旨各司闕仕闕書直官吏憲府直行收贖未便今後隨即啓聞○甲辰御經筵輪對○兵曹啓請行秋等講武從之○丙午受朝視事經筵輪對○刑曹啓寧海囚銀金謀殺人律該絞從之○傳旨慶尚道監司安東道築盈德城失農官其除之○丁未雷○御經筵輪對○知司諫金學知等上疏言切謂講武軍政所重而其為事上主乎 宗廟誠不可廢也然 殿下每當講武凡勞民傷財之事一皆減省况今年自夏徂秋元陽不雨民失農業 殿下曾停秋等講武德音已播在人耳目今以兵曹之啓復下講武之命非所以示信於民也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故人主

言必由信言或不信下無所承伏望 殿下停比舉以慰民望○司憲
府啓朝見隨從大小人負檢察事目一在前詳定數內布物不許賫持
苧麻布衣一禁一大小各人行路持非處出入及到會同館詣闕外雜
出入一禁一自中敬讓母戲謔母喧嘩母爭鬪母縱酒失儀遇華人溫
柔接對雖館夫馬夫母得罵詈歐辱違者論罪一如遇關津母得爭渡
遇食母爭先母爭擇下處母爭執馬驢違者論罪一大小人負往還所
持物色勿論彼我境時不定搜檢摘姦一犯禁二品以上回還啓聞論
罪三品以下承稟令旨隨即論罪朝見與行師其重無異功臣子孫勿
論決罪賤口直斷一內僭牽馬馬醫養理馬等各人內良人犯禁受罪
者回還後罷職賤者從本苦役一考察使令於牽馬驅趕馱子軍人內
每一日五名輪番定體從之○己酉視事 上覽諫院上疏曰去七月
許稠申商皆言每季奉秋須講武以鍊軍卒方早甚故待秋成觀農事
而行之予慮煩費下除講武之命于京畿予之本意非專不講武也若
出京畿則意以國中之物支應而不與於京畿也今諫院之言然矣不
知予之本意豈可無事燕安不講武也前此兵曹啓不多日行稱講武
未便予謂講武豈必以日數多少命名其所以預定講武之地與日數

者以每年四方不知講武之地皆備支應有弊也且前日行幸日數宿
所雖一日一所不改於後者予謂一事一行皆示信於民也去年平康
之行先期而入以身未寧也其後古東州之行先期而入因火災也今
此之行非前日停之而今以兵曹所啓行之也右正言羅得康啓曰臣
等未知天意但以前日命停講武今日行之似若失信故耳上曰
聽吾言詳知予本意言之同僚○吏曹判書許稠啓曰慶源之議臣以
為猛哥帖木兒楊木塔兀皆巨姦在太宗朝其部民無逃來者又無
釁隙臣近聞楊木塔兀失部民已為獨夫反以本國為納逋亡也含怨
莫甚歸于猛哥帖木兒假若二姦同心來戰則慶源處四面受敵之所
何以應之以一野之地退處龍城何示弱於彼人何大違於祖憲且
臣意謂在今殿下之世彼奸皆納款來投矣本國軍士殿下雖命
之赴火入水皆即應之子孫萬世豈能盡如今日乎願殿下永慮萬
世之計上曰予已詳知矣然此祖宗成憲不可輕易也退排之議
皆以為上策上策拘於成憲而不可行則不得已以中策為上策也明
日更聞宋仁山之言熟議啓之即謂鄭淵曰稠每以退排為上策然上
策以成憲而不可行也知此意其令僉議以聞○御經筵輪對○庚戌

御經筵○執義金宗瑞等上疏曰臣等切謂天道非誠無以成物君道非信無以理民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頃者大臣臺諫俱以處證之事舉義申請只命出居于郊臣民失望曾未半歲命還國都雖切仁愛之情非所以示信於民也且人君奉三無私而為政則豈可徇私以廢公伏望 殿下亟命出外以示公道以敦信義不允○賜祭于卒都摠制李之剛教曰臣輸忠懇之誠君舉哀榮之典此古今倫義之所當盡者也惟卿稟資貞亮行己端方早承家訓而學術精明再中科第而文譽茂著智周而知要才全而寡言歷踐英躔荐更劇任事累朝而陳力聲績既多及寡人而致身替襄彌切方將倚為柱石明信著龜忽於比年辭以宿疾冀專事於調攝乃俾處於優閑不意沉緜轉深哀計遽聞何至於斯固知其故停朝輟市豈貸予悲悼之懷贈謚易名聊表卿貞勤之實今遣禮官以就殯展祀事而陳辭於戲圖任方隆天何奪此良弼追傷靡極禮當伸於恤章○壬子視事經筵輪對○司諫院上疏曰順成君證其父讓寧大君提狂悖莫甚得罪於君父見棄於 宗社義已絕矣其子之不得齒於懿親審矣乃受爵祿近居城底一國臣民拊心缺望今者召置城內待之優渥凡有耳目孰不驚駭且漸不可長

蔓之難圖有國之戒 殿下但徇姑息之私恩不念 宗社之大計此
臣等深有感於 殿下也伏望廓揮明斷以宗社爲計使證逖居于外
以慰臣民之望不允○刑曹啓私奴尹古音龍逃往阿木河律該斬馬
檢知情罪處絞南原囚李春敬奸其主申震女子處絞公州囚朴世歐
殺其妻處絞皆從之○禮曹以中外溫井病人救療事宜條列以啓一
溫井近處居生有慈心閑良人及可當僧人定爲監考溫井修理病人
救護使之專掌一各於溫井以病人聚會多寡供給米豆酌量立寶令
監考色掌掌之存本取息擇無救護病人粥食隨宜供給俾免飢困一
病人入接間閣修理及鋪陳器皿令其官以公物隨宜備給寶米斂散
病人救療令守令不時考察一每溫井立寶米豆多不過二百石 命
下議政府諸曹同議皆曰可從之○傳旨李枝後妻金氏移居深岳農
舍○癸丑御經筵輪對○泰仁縣監孫寬辭 上引見曰賴 祖宗之
陰境內無虞然近因水旱之灾民罹飢饉予甚慮焉往之汝邑專心撫
字○甲寅視事經筵○知司諫院事金學知等上疏曰臣等切謂刑者
補治之具必當乎罪然後人心誠服不可以意而輕重之也近日憲府
推平康縣監崔仲基妻甘同之淫奔與通奸各人之罪具辭以聞甘同

女及李秀同全由性李升吳安老等罪按律科斷其他成達生鄭孝文
柳升儒金利貞之罪則皆以赦前所犯置而勿論邊尚同李敦田穗生
李孝良等則皆以功臣之子雖許免罪並令付處若黃致身之罪則官
吏宿倡無異於秀東因性無夫和奸亦同於李升李敦所犯既非赦前
又非功臣之子則淫僻放恣之罪無由可免而但賜罷職獨不加罪此
與李升李敦罪同而罰異也且吳安老身爲一邑之表日慎庶謹上答
天心下爲民則乃其職也不此之念奸甘同女子客館羞惡之心亡矣
猶爲不足盜給官物其污甚矣律有常刑而但杖八十不刺字此與李
升罪異而罰同也若甘同女之醜惡初非如此之甚也乃被金如達之
強暴而始之也前此婦女之爲強暴所污者間亦有之然皆市井草莽
微賤之徒耳今如達乃乘昏夜結倘無賴街里橫行逢甘同女非不知
朝士之妻而稱巡劫逼執歸屏處終夜侵弄至曉乃奸迹此而觀則甘
同之初不順從明矣而敢行暴虐豈可與微賤之相奸等論而輕議之
乎如達之強暴如此則已露者雖此一事陰隱未見亦必多矣伏望
殿下命攸司致身安老之罪一依律文如達則頗惡殊甚若以初奸爲
赦前所犯不可置之極刑依甘同例定役邊郡永不使還則刑罰當罪

人倫幸甚不允○上曰朝見行禮予以謂卞季良之言是矣前此外國之事多見笑於中國與其不行而取笑無乃行禮之爲愈乎若行之則於行路之時無乃行之無暇乎予觀古文在唐則世子受群臣之禮二品以上升堂三品以下在庭而拜世子答拜在宋則二品以上之拜世子答之三品以下之拜坐答則答拜之制古禮也安知中國今亦有之乎專不行禮予以謂不可矣且在本國境內世子雖南向受禮可矣若於中國行次公廳及會同館等處向南行禮無乃未便乎若在中國幸遇予之生日有名日向我之禮何以行之俱議以聞權軫曰入朝之時若遇此日則可向東行禮上曰在會同館則於房內向東行禮可矣上又曰行幸時過宗廟之禮予以謂古人所謂過廟則下若以日數多而出告反面之禮爲急則雖非過廟之行必至廟行拜若過而行拜則其間閭闔多隔行之未便前此行幸每避路而行每懷未便僉意以爲何如許稠對曰在士大夫若出則至家廟大門內行拜元首股肱義同一體雖行之可矣臣以爲遵古人過廟卽下之禮爲便上曰更考禮文以聞許稠又啓曰大小行幸時除群臣侍立之禮雖殿下尊敬老臣之意然每於行幸日各聚私門使人伺候或親自出見有先出世

子駕前者有下官先於上官者頗有失序之弊似無尊卑等威之辨甚不可也且君臣之間無異於父子之情未見有目則望父之心豈不深乎願從臣請 上曰予當商量○上謂鄭欽之曰前日臺諫屢言讓寧事予終不允再呈辭狀予又不聽回諭曰若召見則先使群臣知之予在國中尚欲召見况今行幸纔隔一舍可不召見乎其傳諭政府六曹雖或有言予則不允并諭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七